

馮夢龍著

廣笑府



110
23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334B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七種 —

墨憨齋主人著

廣
笑
府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總經理



廣笑府序

墨憨齋主人

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其誰耶？夫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之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廣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編猶云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他道是沒有個傍人兒覷，覷破了這意思兒也不過是個十字街頭小經紀。還有什麼龍比逢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夷

與齊，只這般唧唧噥噥的，我也那里工夫笑着你。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迦佛五千卷的文字，乾惹得那些道士們去打雲鑼，和尚們去打木魚，弄兒窮活計，那會有什麼青牛的道理，白牛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達磨老臊胡來，把這些乾屎橛的渣兒，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平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又笑那張道陵許旌陽，你便白日昇天也成何濟，只這些未了精精兒到底來也只是一淘冤苦的鬼。住住住！還有一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師乎，吾師乎，墨憨齋主人題。

廣笑府

目錄

儒箴

孝經策問	一
國博來	一
假儒	二
買猪千口	二
聶字三耳	三
不識書禮	三
吏胥酒令	四
七分吟	四
班孟堅	五

三百喪黃齋	五
秀才搶胙	五
村學聯句	六
村學相嘲	六
玉堆宮	七
引馬入窰	七
落山落水	八
錯死人	八
不識平仄	九
是何言興	九
作詩複語	九

廣笑府 目錄

懶學詩	一〇
不還束脩	一〇
妙處難學	一一
南風先生	一一
豆腐先生	一一
寬度量	一二
講書	一二
補廩	一三
頌屁	一三
產喻	一四
夢周公	一四
嗚呼於戲	一四
破句	一五

別字	一五
川字	一六
柳枝	一六
道學	一六
道學二	一七
賦詩	一七
嘲近視詩	一八
一般鬚	一八
鬚答嘲	一九
仿制字	一九
高才	二〇
及第	二〇
萬姓	二一

愁文生……………二一

孔門弟子……………二二

孔門弟子……………二二

官箴

新官賀詞……………二四

變理手段……………二四

獬豸觸邪……………二五

地獄治罪……………二五

有天無日……………二六

壞了一州……………二六

官府下鄉……………二六

貪墨……………二七

衣食父母……………二七

新官赴任閭例……………二八

爭魚納餽……………二八

吏人立誓……………二八

廁吏……………二九

直走橫行……………二九

詩僧詠傘……………三〇

虛政謠……………三〇

選科謠……………三〇

欺善怕惡……………三一

近到之器……………三一

家屬……………三二

咬耳朵……………三二

蒲萄架倒……………三二

太監觀風……………三三

訪察……………三三

下公文……………三三

屬牛……………三四

長面……………三四

九流

小兒得效方……………三五

知母貝母……………三五

揀瘦者醫……………三六

開舖數日……………三六

服查相見……………三七

醫僕應對……………三七

熱狂謔語……………三七

淺斟低唱……………三八

合八卦……………三八

山人取釜……………三八

不見一尺……………三九

藥名……………三九

也好……………四〇

冤鬼……………四〇

游水……………四一

願脚踢……………四一

看僧病……………四一

包殯殮……………四一

疥癩……………四二

經驗方……………四二

殭蠶……………四二

穿山甲……………四三

聾醫……………四三

方外

詠僧……………四四

不語禪……………四四

僧對鳥……………四五

解鋸地獄……………四六

大杜小杜……………四六

財酒誤事……………四六

犯僧嫁禍……………四七

咏尼詩……………四七

書符驅蚊……………四七

道士包醮……………四八

老人妄語……………四八

不請客……………四九

指石爲金……………四九

金羅漢……………四九

齋字……………四九

口腹

酒戒……………五一

酒禍……………五二

廣笑府 目錄

一瓶打不倒	五三
只是一瓶	五三
薄酒詩	五三
水酒	五四
菜酒而已	五四
酒風	五五
醉後不似人	五五
七十三八十四	五五
就瓶飲	五六
貧人耽酒	五七
婦言不可聽	五七
只會喚人	五七
何處欽銅	五八

喫了又喫	五八
誰爲東道	五九
敢相喫他	五九
七德鷄	五九
賓至無款	六〇
無酒閒坐	六〇
樹倒不知飛	六〇
冷淘餛飩	六一
甲子生	六一
嘲人惠猪母肉	六二
東道餽小鷄	六二
先喫後打	六二
相推供養	六三

秋蟬	六三
更替喫飯	六四
內人罵客	六四
各挑行李	六四
井中魚	六五
藕如船	六五
筍殼臉	六六
五百年夫妻	六六
攪到幾時	六七
詠薄粥	六七
種韭菜	六七
醉後	六八
雙斧劈柴	六八

當酒飯	六八
好客	六九
許日子	六九
借茶葉	六九
性不飲	七〇
豆腐	七〇
饅頭	七〇
遠近	七一
酸酒	七一
廚子	七一
闊面孔	七二
第一聲	七二
譬字令	七二

酒令.....七三

祝壽.....七三

不默.....七三

合做酒.....七四

喫糠.....七四

買肉.....七四

熱茶.....七五

好飲.....七五

糟餅.....七五

糕.....七六

蘸酒.....七六

醃蛋.....七七

髮換糖.....七七

河豚.....七七

風懷

霧中花.....七九

三碗水.....七九

受戲不知改.....八〇

防人貳心.....八一

自誇癖性.....八一

忠則盡命.....八二

新人行令.....八二

入爐.....八二

天王地王.....八三

虔婆.....八三

新婦參湯	八四
因夢致爭	八四
周公詩禮	八五
雪上加霜	八五
不哭	八六
搶親	八六
覓轎槓	八六
墜轎底	八六
倒做龜	八七
好色	八七
造化	八七
招弟	八八
忙	八八

取笑	八八
貪吞	

江心賊	九〇
有錢村牛	九〇
有錢者生	九一
死後不賒	九一
鐵心肝	九一
一錢莫救	九二
詐哮	九二
太尉傳神	九三
舞曲報德	九三
尙氣	

廣笑府 目錄

戒爭閒氣	九五
茶酒爭高	九五
技藝爭高下	九六
眉爭高下	九六
池蛙喜怒	九六
大言	九七
自矜門第	九七
見我怕否	九八
小姑欺嫂	九八
着甚來由	九八
嘲健訟	九九
無事尋煩惱	九九
大話	九九

大話二	一〇〇
誑	一〇〇
較歲	一〇一
性緩	一〇一
好古自困	一〇二
癖好水利	一〇三
食肉者智	一〇三
百錢免牽	一〇四
易怒	一〇四
性剛	一〇四
諱輸棋	一〇五
諱聾啞	一〇五
偏駁	一〇五

妄誕不改	一〇六
但能言之	一〇六
不見廣	一〇七
蝙蝠推奸	一〇七
假假真真	一〇八
做者不差	一〇八
暴富	一〇九
貧欲學富	一〇九
拂去鬚上被	一〇九
洗衣	一一〇
矯揉不安貧	一一〇
九百(俗稱癡人爲九百)	一一一
五十猶癡	一一一

謀臣議事	一一一
持燭鑽燧	一一二
明年同歲	一一二
八十二	一一二
不識人	一一三
自凍悟親	一一三
薑字如寶塔	一一四
道號非人	一一四
對軍數	一一四
天上坐	一一五
王皮言不可信	一一五
辨鈴鐸	一一六
強辨自詘	一一七

多口取禍.....	一一八
被人搬壞.....	一一九
口善心惡.....	一一九
一時難過.....	一二〇
養鳥搏兔.....	一二〇
敗子三變.....	一二一
寶家三井.....	一二一
婢僕三珠.....	一二一
九百相戲.....	一二一
右軍之後.....	一二二
且只說嘴.....	一二二
低得沒處去.....	一二三

弱臂強弓.....	一二四
石學士.....	一二四
以名相諺.....	一二五
諺以姓名.....	一二五
圍外狼.....	一二五
毳飯.....	一二五
晏子使楚.....	一二六
口中狗竇.....	一二七
牽船操櫓.....	一二七
糠粃在前.....	一二七
竊盜未獲.....	一二八
牙牌排衙.....	一二八
傳奇戲語.....	一二八

禁坐公座	一二九
不寡	一二九
搥碎夜壺	一二九
掇桶	一三〇
不出來	一三〇
驚死	一三一
屬犬	一三一
武弁夜巡	一三一
好靜	一三二
鬼兵	一三二
中人	一三二
木匠	一三三
待詔	一三三

皮匠	一三三
瞽笑	一三四
口角爭	一三四
鞋襪訟	一三四
漆盒	一三五
認匾	一三五
拾火爆	一三五
僭稱	一三六
米	一三六
蘇州貨	一三六
賣弄	一三七
大字	一三七
守店	一三八

廣笑府 目錄

一四

新緝裙……………一三八

永逸何人……………一四四

善屁……………一三八

年老少卿……………一四五

諷諫

危語……………一四五

賤人貴馬……………一四〇

愁理前愆……………一四五

諫獵……………一四一

優人諷諫……………一四六

持狹望賒……………一四一

六千兵散……………一四六

優旃諷秦……………一四二

詠物箴警……………一四六

麋鹿御冠……………一四二

欠二梁……………一四七

漆城之蔭……………一四二

空肚喫槌……………一四七

諷止遷流……………一四三

求人不若求己……………一四八

青涼傘……………一四三

形體

文忌俗語……………一四四

詠黑人……………一四九

又曰	一四九
詠老翁	一四九
近視	一五〇
大眼	一五〇
須尋生計	一五〇
口吃	一五一
胡子	一五一
酒瓶加帽	一五二
子瑜之驢	一五二
嘲縮頭	一五二
陀偶	一五三
詠大脚	一五三
詠跛	一五三

黃胖辭	一五四
瘧疾	一五四

雜記

許由辭位	一五六
蠶賦	一五六
判牛	一五七
一躍龍門	一五七
下第言志	一五七
前粗後細詩	一五八
假牙牌	一五八
仙女下嫁	一五九
塚子助陣	一五九

隱語

姓名爲謎……………一六〇

諺語謎……………一六一

有好美酒……………一六一

何等小人……………一六一

古人名……………一六一

藥名……………一六二

果名……………一六二

字謎應古人……………一六二

諺語破題……………一六二

日字謎……………一六三

晶字謎……………一六三

賀字資字謎……………一六三

十字謎……………一六三

亞字謎……………一六四

夕字謎……………一六四

黃字謎……………一六四

竇字謎……………一六四

因字孝子謎……………一六四

朱字板字謎……………一六五

極字謎……………一六五

佛字謎……………一六五

義字謎……………一六五

詠田字……………一六五

門字謎……………一六六

牆	一六六
象形	一六六
歷日	一六六
風箱謎	一六七
經書註解	一六七
鏡謎	一六七
燈花	一六七
燈籠	一六七
聯諧	一六八
潮水	一六八
船篷	一六八
玻璃	一六八
蛇	一六九

屋	一六九
磨	一六九

廣笑府 目錄

廣笑府

卷一

墨憨齋主人纂集

儒箴

孝經策問

錢塘葉生無學識。進爲太學官。時一學士假作策題。戲之曰。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行在孝經。旣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國博來

一士人遇例納米。註授國子監博士。每出街前驕從喝曰。國博來。路人喧笑曰。不是穀博來。却是米博來。

假儒

富家村子弟。詐爲秀才。狀訴追債。官見其粗鄙可疑。乃問曰。汝是秀才。且道桓公殺公子糾一章如何說。其人不知是書句。只恐是一件人命。便連聲大叫曰。小人實不知情。官命左右撻二十。旣出謂其僕曰。這縣官太無道理。說我阿公打殺翁小九。將我打二十。其僕曰。這是書句。汝便權應略知也罷。其人曰。我連叫不知情。尙打二十下。若說得知。豈不拿我償命。

買猪千口

一縣官寫字潦草。欲置酒延賓。批票付隸人買猪舌。舌字寫太長。隸

人錯認只謂買豬千口。遍鄉尋買。只得五百口。赴縣哀告。願減一半。縣官笑曰。我令你買豬舌。如何認作買豬千口。隸人對曰。今後若要買鷺。千萬短寫些。休要寫作買我鳥。

聶字三耳

一書手寫字多誤落。遇造冊時。將陳字着下於右。被官責二十。書手性愚。誤凡下俱當在左。後又將鄭字着下於左。又被官責二十。後有聶姓者托寫首狀。書手大呼曰。我因兩耳。一連打了四十。若與你寫狀。豈不送了我性命。

不識書禮

海濱一俗士。因訴家事。冒名儒生見官。官嫌其禮度粗率。因斥之曰。爾既爲儒。如何不識禮。其人曰。某生長海濱。豈不識鯉。鯉有北

斗七星。奉道者忌而不食。官曰我論書中之禮。豈是問鯉魚。怒將答之。其人認書爲鬚。急聲正辯曰。大人誤矣。若有鬚者。却爲鮎魚。又不是鯉也。

吏胥酒令

儒釋道與吏人同席行令。取語句首尾一同。儒者曰。上取乎下。下取乎上。釋者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道者曰。道可道。非常道。吏人曰。呈爲公務。事右具呈。

七分吟

郭功甫出自作詩示東坡。高吟朗詠。聲振林木。旣而問曰。某詩當有幾分體數。坡曰十分十分。郭謙不敢當。坡笑曰。詩有三分。吟有七分。

班孟堅

張由古無學術。好妄論古今。一日對衆嘆班固文章不入選。衆嗤笑曰。觀其著西漢書。及兩都賦。幽通賦。答賓戲等文。具載萬策。如何可輕議他。由古曰。爾輩所舉者乃是班孟堅。我所議者班固也。

三百甕黃蘗

東坡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千緡料錢未曾消破。如何可死於此。明年遂登進士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佯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料錢吾不知也。君若死於此。三百甕黃蘗何處消破。

秀才搶胙

歌曰祭了了。天將曉。殿門關。鬧吵吵。搶猪腸的。你長我短。分胙

肉的。你多我少。勾燭台的。掙斷網巾。奪酒瓶的。門檻絆倒。果品滿袖。藏鹿脯沿街咬。增附爭說。辛勤學霸。文要讓老。搶多的喜勝登科。空手的呼天亂跳。顏子見了微微笑。子路見了添煩惱。孔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從不曾見這班餓鳥。

村學聯句

門館蕭條八月秋師。二三童子冷颼颼生。束脩微薄難排遣師。學分原無莫怨尤生。課少令尊嫌怠惰師。書多我輩結冤仇生。明年設帳知何處師。解館歸歟日夜愁生。

村學相嘲

村學究作詩譏東道曰。今年到此是吾差。釣頸須尋大樹樞。東道家窮是虱。學生箇箇懶如蛇。三餐薄粥稱供飯。四季清湯當點茶。如此

教兒能長進。滿村都是做官家。東道答曰。今歲延師是我差。吟詩却似口生樞。學規畫虎翻成狗。子弟成龍文變蛇。不識天文并地理。只貪盞酒與杯茶。之乎者也行行錯。誤了多多少少家。

玉堆宮

二蒙師相遇於道。道傍有魯叁之墓。其一忙下拜曰。此曾參墓。其一辯爲曹參墓。爭論久之。因相毆訟于王推官處。官曰召墳隣詢之。知爲魯叁墓。各答二十逐出。其友人爲之和解。因置席於玉堆宮。二人將入門。舉目見軒扁。荒奔走出。相顧驚愕曰。此是王推官家。如何又去惹他。

引馬入窰

東道索祭文。訓蒙師窮迫無措。乃騎東道馬。急走荒郊。尋一瓦窰。

忙下馬奔入避之。其馬躑躅不肯入。蒙師在窰中急罵曰。你若會作祭文。便在外面立。我是不敢出頭矣。

落山落水

教師無學術。有客自京師回。相訪館中。一徒執書問晉字。教師不識。以硃筆旁抹之。託言待客去再問。又一徒問衛字。教師以硃筆圈之。亦云待客去再問。又頃。一徒問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師曰讀作落字便了。師問京客云。都下有何新聞。客曰吾出京時。只見晉文公被截一鎗。衛靈公被紅軍圍住。師曰不知部下軍士如何。客笑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

錯死人

館東喪妻母。託教讀作祭文。教讀按古本誤抄祭妻父文與之。館東怪

而問之。教讀曰。我買刊本已定。誰教你家錯死了人。

不識平仄

一人延館賓供膳飲酒。館賓好飲不歇。內人教侍者斜側執瓶。喻以酒盡之意。彼當自歇。賓猶不悟。內人從內呼曰。快休請此先生。瓶側尙且不識。

是何言興

一教師膚淺。讀字多誤。東道不悅。乃與約言。當出束脩穀五十石。每誤讀一字。則除穀一升。及解館。查算止餘穀二升矣。呼童照數與之。教師大呼曰。一年心力。止得穀二升。是何言興。是何言興。東道笑向家童曰。且莫量穀。連這二升亦除了。

作詩複語

一教師宿山寺。作卽事詩曰。一箇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見二秀才相罵。復作詩譏之曰。秀才學霸罵生員。好睡貪齎(音酣睡也)又愛眠。淺陋荒疎無學識。龍鍾衰朽枉高年。

懶學詩

春遊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到淒涼無興趣。不如耍笑過殘年。

不還束脩

東道不還束脩。教師悄以詩曰。東君何事太蠻擅。束脯終年不肯還。擎傘遮除專爲熱。圍爐向火祇因寒。只嫌傳授工夫少。爭奈敬饒子弟頑。若要一鍬成得井。再生夫子也艱難。

妙處難學

或人命其子曰。爾一言一動。皆當效師所爲。領命侍食於師。師食亦食。師飲亦飲。師側身亦側身。師暗視不覺失笑。閣筯而噴嚏。生不能強爲。乃揖而謝曰。吾師此等妙處。其實難學也。

南風先生

一富翁極鄙吝。欲延師教子。思得不食不飲者乃可招致。或告曰。某先生不用飲食。只喫南風一味。富翁聞知喜。旣而沉思曰。更與吾妻論定。方可請他。歸而謀於婦。婦曰未可未可。你且不要輕易。倘若一日發北風。你將何物與他喫。

豆腐先生

一東道富吝。三餐豆腐供館賓。終歲無兼味。至徹帳日。館賓調臨江

僊一闋留別云。肥鷄無數。肥鵝無數。那更肥羊無數。幾回眼飽肚中飢。這齏淡怎生熬過。早間豆腐。午間豆腐。晚來又還豆腐。明年若要請先生。除非是普庵來做。

寬度量

村學究供膳。詩曰。長天午膳日西斜。夾濕連糠又雜砂。一碗苦蒲猶帶子。數莖莧菜已開花。村醪入腹雙眉皺。野芋沾唇滿口麻。難得先生寬度量。一時收拾不留些。

講書

一先生講書至康子饋藥。徒問是煎藥是丸藥。先生向主人誇獎曰。非令郎美質不能問。非學生博學不能答。上節鄉人儼。儼的是自然是丸藥。下節又是煎藥。不是用爐火。如何就廐焚起來。

補廩

孔子絕糧於陳。命顏回往回國借糧。以其名與國號相同。冀有情熟。比往。通訖大怒曰。汝孔子要攘夷狄。怪俺回回。連你也罵着說。回之爲人也擇（賊）乎。糧斷不與。顏子怏怏而歸。子貢請往。自稱平昔奉承。常曰賜也何敢望回。羣回大喜。以白糧一擔。先令攜去。許以陸續運付。子貢歸述諸孔子。孔子攢眉曰。糧便騙了一擔。只是文理不通。

頌屁

一士死見冥王。王忽撒一屁。士卽拱揖進辭曰。伏維大王。高聳尊臀。洪宣寶屁。依稀絲竹之音。仿佛麝蘭之氣。王大喜。命牛頭卒引去別殿。賜以御宴。至中途。士顧牛頭卒謂曰。看汝兩角彎彎。好似天

邊之月。雙眉炯炯。渾如海外之星。卒亦喜甚。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尙早。先在家下喫回點心去。

產喻

一秀才將試。日夜憂鬱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難。好似奴生產一般。夫曰還是你們生子容易。妻曰怎見得。夫曰你是有在肚裏的。我是沒在肚裏的。

夢周公

一師晝寐。及醒謬言曰。我乃夢周公也。明晝其徒效之。師以界方擊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語。答曰周公說。昨日并不曾會尊師。

嗚呼於戲

有訓蒙者首教大學。至於戲前王不忘句。竟如字讀之。主人曰。誤矣。宜讀作嗚呼。師從之。至冬間。讀論語註。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乃讀作嗚呼。主人曰。又誤矣。此乃於戲也。師大怒。訴其友曰。這東家甚難理會。只於戲二字。從年頭直與我拗到年尾。

破句

冥王惡世多庸師。不識句讀。誤人子弟。乃私行訪之。聞有教大學序者。念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卽命鬼卒勾來。責之曰。汝何甚愛之字。我罰你做一個猪。其人臨行回顧曰。做猪所不敢辭。願判生南方。王問其故。對曰中庸云。南方猪（之）強於（與）北方猪（之）。

別字

二蒙師死見冥王。一係讀別字者。一係讀破句者。勘畢。別字者罰爲狗。破句者罰爲猪。別字者曰。請爲母狗。王曰何也。曰禮記云。臨財母狗（毋苟）得。臨難毋狗免。所以願爲母狗。

川字

一蒙師止識一川字。見弟子呈書。欲尋川字教之。連揭數葉無有也。忽見三字。乃指而罵曰。我到處尋你不見。你倒臥在這裏。

柳枝

餘姚師多館吳下。春初卽到。臘盡方歸。本土風景。反認不真。偶見柳絲可愛。向主人乞一枝寄歸種之。主人曰。此賤種。是處俱有。貴處寧獨無耶。師曰敝地是無葉的。

道學

兩人相詬於途。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一道學聞之。謂門人曰。小子聽之。此講學也。門人曰。相罵何稱講學。曰說心說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何爲相罵。曰你看如今道學先生。那個是和睦的。

道學二

一道學先生。在官時馬廐焚。童僕共救滅之。回報道學。問之曰。傷人乎。對曰幸不傷。但馬尾燒却了些。道學大怒。責治之。或請其罪。曰豈不聞孔子不問馬。如何敢以馬對。

賦詩

蘇人有二壻者。長秀才。次書手。每薄次壻之不文。次壻恨甚。請試。翁指庭前山茶爲題。咏曰。據看庭前一樹茶。如何違限不開花。信

牌卽仰東風去。火速明朝便發芽。翁曰。詩非不通。但純是衙門氣。再命咏月。咏曰。領甚公文離海角。奉何信票到天涯。私度關津猶可。不合夤夜入人家。翁大笑曰。汝大姨夫亦有此詩。何不學他。因請誦之。首句云。清光一片照姑蘇。譚曰此句差了。月豈偏照姑蘇乎。須云照姑蘇等處。

嘲近視詩

嘲近視詩云。笑君雙眼忒希奇。子立身旁問是誰。日透窗櫺拏彈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畫壁磨傷鼻。爲鎖書箱夾着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破嘴脣皮。

一般鬚

有嘲鬚子者曰。論語一書皆講鬚子也。不亦說乎。(鬚)不亦樂乎。

不亦君子乎。這三個乎。是好鬚。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三個字。是不好鬚。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這兩個乎。一好一不好。或問使乎使乎如何。講曰上面的鬚。與下面鬚一般的。

鬚答嘲

顏淵子路與伯魚三人私議曰。夫子惟鬚。故開口不脫乎字。顏子曰。他對我說回也其庶乎。子路曰。他對我說由誨汝知之乎。伯魚曰。他對我說。汝爲周南召南矣乎。孔子在屏後聞之。出責伯魚曰。回是個短命的。由是個不得好死的。也罷了。你是我的兒子也來嘲我。

仿制字

一監生見有投着制生帖者。深歎制字新奇。偶致一遠札卽效之。甚得

意。僕致書回生。問主人何言。僕曰。當面啓看。便問老相公無恙乎。予對曰安。又問老奶奶無恙乎。予又曰安。乃沉吟數四。帶笑而入。少焉打發回書。遣我歸耳。生大喜曰。人不可不學。只一字用得好。他見了便添下多少殷勤。

高才

一官人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間有高才否。吏誤以爲裁衣姓高也。應曰有。卽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諂。如何。答曰。裙而無襴使不得。又問。富而無驕如何。答曰。褲而無腰也使不得。官喝曰。咤。答曰。若是皺。小人有熨斗在此。

及第

一僕。隨主人應試。巾箱偶墜。呼曰。頭巾落地矣。主人曰。落地非佳話。

宜呼爲及地。（第）僕領之。既拴好。因復曰。今後再不及第了。

萬姓

一富翁世不識字。人勸以延師訓子。師至始訓之執筆。臨朱曰一畫。則訓曰一字。二畫。則訓曰二字。三畫。則訓曰三字。其子欣然投筆。告父曰。兒已都曉字義。何煩師爲。乃謝去之。踰時。父擬招所親萬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怪甚。其子恚曰。姓亦多矣。奈何偏姓萬。自朝至今。纔完得五百餘畫。

愁文王

有講文王囚羑里者。師適赴召。不竟其說。一士怏怏而歸。愁容可掬。中途友人問之。對曰。朝來吾師說文王大聖人也。爲紂所囚。吾憐其無辜耳。友曰。文王不久便釋。非老於囚者。士曰不愁不釋。只愁

今夜獄中難過。

孔門弟子

或問孔門七十二賢人。已冠者幾人。未冠者幾人。答曰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問何證。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十人。六七四十二也。又問那三千弟子後來都甚結果。答曰。時將戰國了。二千五百都充了軍去。那五百個做了客商。又問何證。曰論語註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孔門弟子

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聞報。子張第十九。衆曰。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衆曰這粗人也中得高。虧他那一陣氣魂。又報顏淵第十二名。衆曰他最有學問。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駭曰。那

人平時不見怎的。如何倒中得高。一人曰。虧他有扶持。問誰扶持他。
曰丈人。

廣笑府

卷二

官箴

新官賀詞

新官視事。三日大宴。樂人致詞曰。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新官喜其譽已。問誰所撰。思欲餽謝之。樂人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如此。

變理手段

齊有貧民。相率泣訴于艾子曰。吾向以刷印楮幣爲生。每遇春夏旱。輒印雨龍以售。祈雨之人。遇秋冬雨潦。印日神以售祈晴之人。歲以爲常。蓋緣丞相變理有定數。吾儕得遂生理。詎意今歲反常。春夏多

雨而秋冬旱。倘吾輩猶照常刷印。枉費財力。而楮幣無所售。衣食窘甚。無乃變理者故意反常以病吾黨耶。艾子笑曰。此乃丞相怒。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獬豸觸邪

齊王與羣臣講論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庭中。辯羣臣之邪僻者觸而食之。艾子聞之歎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乏食矣。

地獄治罪

人有死而復生者。能言陰府間事。備云方見閻羅王。詰責魯正卿李氏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多寡不敵。致害人命。又某年飢。汝蔽君聰明。遂不發廩。致死數萬人。又汝變理乖戾多。致水旱民被其害。李氏叩頭服罪。王遣鬼卒押付阿鼻地獄。烏有先生聞而

嘆曰。若果如此理會。陰間安得許多地獄耶。

有天無日

官值暑月。欲尋避暑之地。同僚紛議。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涼。一皂隸曰。細思之。總不如此公廳上可乘涼。官問何故。答曰此地有天無日頭。

壞了一州

秀才設教縣衙。教千字文曰。戶封七縣。官問其故。對曰本是八縣。今被本官不才壞了一縣。縣官怒稟州官治之。州官考其人。因命講禹貢。秀才曰。禹別八州。州官詰之曰何爲。少一州。答曰本是九州。今被本官壞了一州。

官府下鄉

縣尉出鄉巡邏。晚宿山寺。見一士人脩業寺中。尉出對曰。道遠還通達。士人答曰。縣尉下鄉來。尉曰我五字都是繞人。爾對欠切。士人曰縣尉下鄉來。不知多少擾人也。

貪墨

一仕宦貪墨甚。及去任。倉庫爲之一空。民作德政謠云。來時蕭索去時豐。官帑民財一掃空。只有江山移不去。臨行寫入畫圖中。

衣食父母

優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來告狀。其官與吏大喜曰。好事來了。連忙放下判筆。下廳深揖告狀者。隸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來告。望相公與他辦理。如何這等敬他。官曰你不知道。來告狀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不敬他。

新官赴任問例

新官赴任。問吏胥曰。做官事體當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混。官歎曰。教我如何敖得到第三年。

爭魚納鮓

張賈二姓爭買魚。相毆訟于官。官素貪墨。能巧取民財。判云。二人姓張姓賈。爭買鮮魚廝打。兩家各去安生。留下魚兒作鮓。二人既失望。乃故買一棺。假意爭訟。料官諱此凶器。決無收留之理。及訟于庭。官爲之判曰。二人姓張姓賈。爭買棺材廝打。材蓋與你收回。材底留我喂馬。

吏人立誓

一吏人犯贓致罪。遇赦獲免。因自誓以後再接人錢財。手當生惡瘡。

未久有一人訟者。餽鈔求勝。吏思立誓之故。難以手接。頃之則思曰。你既如此殷勤。且權放在我靴筒裏。

廁吏

一吏人貪婪無厭。遇物必取。人無不被害者。友人戲之曰。觀汝所爲。他日出身除是管廁溷斯無所耳。吏曰我若司廁。一般有錢欲登廁者。禁之不許。彼必賂我。本不登廁者。逼之登廁。彼無奈何。豈患不賂我耶。

直走橫行

新軍到配所。管軍官多方巧索。故意令其前呵。軍從之。官罵曰。如此是我跟你矣。復令後擁。軍從之。又罵曰。如此是我爲你引導矣。新軍受挫。不知所處。跪而問曰。當如何行乃是。官曰。你若送我些

月錢。任你直走橫行。

詩僧詠傘

吳下一詩僧。牽累被訟。官信近習之譖。僧受屈稱冤。官指廳中傘。令賦詩面試實學。僧信口答曰。萬骨撐來一柄收。行藏長得近諸侯。輕輕撐向馬前去。真箇有天無日頭。

虐政謠

昔荆守貪虐。民怨興謠曰。食祿乘軒着錦袍。豈知民瘼半分毫。滿斟美酒千家血。細切肥羊萬姓膏。燭淚淋漓冤淚滴。歌聲嘹唳怨聲高。羣羊付與豺狼牧。辜負朝廷用爾曹。

選科謠

都下童謠曰。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生的鬍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

衣裳穿得硬幫幫。

欺善怕惡

樵者行山澗。遇暴漲難度。旁有神祠。乃取神像橫布以度。隨一人至。扣齒歎曰。神像何敢如此褻慢。乃扶起以衣拂拭之。捧至座上再拜而去。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社祭祀。反爲愚民所辱。何不譴之以禍。王曰。然則禍當加於後來者。小鬼曰。前人以足履大王。辱莫甚焉。而莫之禍。後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

近到之器

三原王先生。見有浮躁淺露。趨向卑污者。不欲斥言其不能遠到。但曰如某人者。蓋近到之器。

家屬

官坐堂。衆人中撒一屁。官問甚麼響拏過來。皂稟云。拏不着的。官曰。如何作弊。定要拏來。皂將紙包一屎塊回云。正犯走了。拏得家屬在此。

咬耳朵

有訟人咬去其耳朵者。被告辯云。是他自咬的。與小的無干。吏在公座後。抓己耳團團走轉。官回頭見之。喝曰。這是甚麼規矩。稟曰。小的在這里詳情。

蒲萄架倒

有一吏懼內。一日被妻抓碎面皮。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權詞以對曰。晚上乘涼被蒲萄架倒下。故此刮破了。太守不信曰。這一定

你妻子抓碎的。快差皂隸拏來。不意奶奶在後堂潛聽。大怒搶出堂外。太守慌忙謂吏曰。你且退下。我內衙葡萄架也倒了。

太監觀風

鎮守太監觀風。出後生可畏焉爲題。衆俱笑。璫問其故。教官以題目太難。求減得一字也好。璫笑曰。減後字只做生可畏焉罷。

訪察

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及齊人俱被捉。匡自信孝子。陳清客俱不請託。唯齊人以其一妻一妾送顯者求解。顯者爲見按君。按君述三人罪狀。都是敗壞風俗的頭目所以訪之。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避兄離母。老大人捉得極當。那齊人是叫化子的頭。捉他作甚麼。

下公文

有急足下緊急公文。官恐其遲也。撥一馬與之。其人逐馬而行。人問如此急事。何不乘馬。曰六隻脚走。豈不快於四隻。

屬牛

一官府生辰。吏曹聞其屬鼠。釀黃金鑄一鼠爲壽。官喜曰。汝知奶奶生辰亦在日下乎。奶奶是屬牛的。

長面

有失去馬鞍者。見一人面長而凹。認以爲鞍也。執之。其人曰。此吾面也。爭辯不已。將往聽斷於官。有行人問知其故。謂長面人曰。勸兄賠他些價罷。若經官。定是斷給。

廣笑府

卷三

九流

小兒得效方

艾子入朝有憂色。齊王恠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罹疾。念王無與圖國政。不敢告歸。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而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王見艾子憂傷甚。慰勞曰。卿喪子可哀。重賜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當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知母貝母

人有初開藥肆者。一日他出。令其子守舖。遇客買牛膝并鷄爪黃蓮。

子愚不識藥。徧索笥中無所有。乃割已耕牛一足。斫二鷄脚售之。父歸問曾賣何藥。詢知前事。大笑發嘆曰。客若要知母貝母時。豈不連汝母親抬去了。

揀瘦者醫

一庸醫不依本方。誤用藥餌。因而致死病者。病家責令醫人妻子唱挽歌。舁柩出殯。庸醫唱曰。祖公三代做太醫。呵呵咳。其妻曰。丈夫做事連累妻。呵呵咳。幼子曰。無奈亡靈十分重。呵呵咳。長子曰。以後只揀瘦的醫。呵呵咳。

開鋪數日

張天師過金陵。見藥肆外多鬼。詢之皆庸醫殺傷者。心甚惡之。後過一肆門外。止有四五鬼。意必醫良而鬼少也。因下馬體訪焉。問世醫

乎。答曰。惶恐惶恐。纔開業三四日矣。

服查相見

一庸醫藥死病者。主家鎖繫廊下。將送于官。死者有弟哀哭曰。我哥我哥。如何再得相見也。庸醫應聲曰。若要相見甚易耳。問其故。答曰。令兄藥查在否。再服一貼。卽能相見。

醫僕應對

庸醫屢傷人。無利而有害。其從僕厭且玩。不順使令。醫怒詈曰。我教你死。我教你死。僕曰。我將各家做記。不輕易喫你藥。如何便會死。

熱狂謔語

一醫生詐稱儒士。許愬于官。冀得訟勝。官出對試之曰。銀頂三簷傘

。曰金絲萬應膏。官疑爲醫家。再出對曰。李千株。桃萬樹。遇景而開。對曰。薑二片。棗三枚。帶溫而服。官斥之曰。胡說胡說。對曰。只爲服附太多。故發譫語也。（譫音詹病熱狂言也）

淺斟低唱

一醫者用針太深。致死病者。主家逼令全家昇觀。高唱挽歌以辱之。醫謂妻子曰。你可低低唱。免使我羞辱難過。妻子答曰。既要低低唱。當初何不淺淺斟。（斟針諧音）

合八卦

一術士。初出外境。看風水。過一茂林。忽聞烏鴉鳴。聽之似曰合八卦。乃顧其僕曰。我且急歸矣。近來江湖間野鳥。也會看風水。

山人取釜

一地理人。爲富家擇葬地。先期給之曰。某月某日開壙。若有一人戴釜至其地。斯見尅應。乃暗約一人。令其如期戴釜而來。其人聽其言。首頂一釜至葬所。顧衆問曰。向者地理人令我戴釜到此。不知當安頓何處。

不見一尺

吳中大水將沒城。官民恐甚。忽一法師至。能行法退水。步罡念呪。大呼曰急退。守城者報曰。不見一尺了。有頃又念呪。大呼曰急退。守城者又報曰。又不見一尺了。官府笑曰。這不是法師。却是箇賊裁縫。眼看着便不見二尺了。

藥名

一人久客歸。妻已育三子矣。訝以何以不夫而孕。妻曰。思君之極。

當是結想所成。故命名皆有深意。長曰遠志。想你出行也。次曰當歸。想你歸來也。又次曰茴香。想你回家也。夫曰。我若再做幾年客。家裏開得一個新藥鋪了。

也好

一人患病。醫家看脈云。喫了藥腹中定響。當走大便。不然定撒些屁。少頃坐中忽聞屁聲。醫曰如何。客應云。是小弟撒的。醫點首曰。然而也好。

冤鬼

冥王遣冥卒訪陽間名醫。命之曰。門前無冤鬼者卽是。每過醫門。冤鬼畢集。最後至一家。見門前僅五鬼彷徨。曰此可當名醫矣。問之。乃昨日新豎招牌者。

游水

一醫生醫壞人。爲喪家所縛。夜自脫赴水遁歸。見其子方讀脈訣。遽謂曰。我兒讀書尙緩。還是學游水要緊。

願脚踢

樵夫擔柴誤觸醫士。醫怒欲揮拳。樵跪曰。寧受脚踢。旁人訝之。樵曰。經他手定然難活。

看僧病

有留僧宿書房者。僧適病。迎醫視之。醫見精室。疑以爲房帷中也。及診脈。遂言經事不調。及胎前產後諸症。僧揭帳視醫而笑。醫謂僧曰。小舍小舍你莫笑。令堂的病兇在那里。

包殯殮

有醫死人兒。許以袖回殯殮者。其家恐見欺。命僕隨之。至橋中忽取死兒擲諸河。僕怒曰。如何拋了我家小舍。醫曰非也。因舉左袖曰。汝家的自在。

疥藥

有醫者。招牌書神妙疥藥。適有求藥者至。醫指架上壺盧。令其自取。求藥者責其懶。答以病疥。問既病疥何不抹此藥。曰惟其抹之耳。

經驗方

方爲醫者。聞一良方。卽筆之。途遇賊。伏林莽潛窺。見羣盜方殺一大卵脬者。首墜而脬已縮小。乃取筆記之曰。醫大卵脬經驗良方。

殭蠶

一醫甚無生理。忽求藥者至。開箱取藥。中多蛀蟲。人問此何物。曰

僵蠶。又問僵蠶如何是活的。曰因服了我的藥。他就活了。

穿山甲

二醫同走。見有攜鰻及團魚賣者。一醫指鰻曰。賣這條烏梢蛇與我。
一醫笑云。鰻也認不出。倒不如買了這穿山甲罷。

聾醫

一醫者重聽。至一家看病。病人問蓮心吃得否。醫者曰麵筋吃不得的。
病者曰蓮肉也。醫曰醃肉也少吃些。病者曰先生耳朵是聾的。醫曰
若裏股內紅的。還須防他生橫痃。

廣笑府 卷四

方外

詠僧

少年何事棄儒冠。強立真心入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削髮一頭寒。青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敢看。死後定爲惆悵鬼。西方依舊黑漫漫。

不語禪

一僧號不語禪。本無所識。全仗二侍者代答。適遊僧來參問如何是佛時。侍者他出。禪者忙迫無措。東顧復西顧。又問如何是法。禪不能

答。看上又看下。又問如何是僧。禪無奈輒瞑目矣。又問如何是加持。禪但伸手而已。遊僧出遇侍者。乃告之曰。我問佛。禪師東顧西顧。蓋謂人有東西。佛無南北也。我問法。禪師看上看下。蓋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也。我問僧。彼是瞑目。蓋謂白雲深處臥。便是一高僧也。問加持。則伸手。蓋謂接引衆生也。此大禪可謂明心見性矣。侍者還。禪僧大罵曰。爾等何往。不來幫我。他問佛。教我東看你又不見。西看你又不見。他又問法。教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又問僧。我沒奈何。只假睡。他又問加持。我自愧諸事不知做甚長老。不如伸手沿門去叫化也罷。

僧對鳥

東坡曰。古人常以僧對鳥。如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云。

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佛印曰。今老僧與相公對。相公卽鳥也。

解鋸地獄

僧人勸誘施主齋僧供佛。捨旛捨琉璃。死後可免地獄刀鋸水火等災。不久僧及施主相繼亡。施主見僧受鋸獄之刑。因詰其何以異於生前之說。僧曰。你却如何不問閻王。閻王曰。世間寺廢僧稀。但見他一箇。便要解作兩箇用。

大杜小杜

東坡贊佛印像曰。大杜（謂杜甫）之下有小杜。（杜牧）小杜之下翹然而傑出者。非師其誰耶。

財酒誤事

僧人犯罪。官令役夫押解配所。途受犯僧賂賄。至夜。僧灌以酒同其

醉睡。因削其髮而逃。役夫酒醒。忙索犯僧不見。及捫自首。禿而無髮。大驚呼曰。和尚猶在。我却何處去了。

犯僧嫁禍

富室居隣寺。一僧夜踰其牆。未及竊物。被逐奔去。倒跌濕泥中。慮首跡不可掩。急掙起捻拳印其中。作道冠之狀。曰賴道士罷。

咏尼詩

五更鐘響寺門開。前壻辭歸後壻來。佛殿借爲迎客館。鐘樓題作望夫台。去年監院曾留孕。今歲檀那又寄胎。不是祇園寬十畝。四時何處葬私孩。

書符驅蚊

一道士自言能書符驅蚊。市人信之。送錢請符。蚊爲害如舊。因往詰

之。道士問符貼在何處。答貼壁上。道士曰。可道不靈。必須貼在蚊背上方有效驗。

道士包醮

一齋家欲請數道士設醮。一道士極貪財。不顧性命。但欲盡得齋錢。一應宣疏禮懺擊法器等項。俱是一身包做。不分晝夜。脚忙手亂。勞無一息之停。至第三日拜章。遂暈厥倒地。齋家恐慮有人命之累。因商量且倩土工扛出。再作區處。其道士在地聞知。乃掙命擡頭謂齋家曰。你且將雇土工銀與我。等我替你慢慢爬出去罷。

老人妄語

太上老君云。誦經千遍。身騰紫雲。一道士篤信此說。誦至九百九十九遍。乃沐浴登壇。告別親友。俟候騰雲。更誦一遍。轉千數。至暮竟

無片雲。道士指老君塑像嘆曰。誰知你這等老大年紀也會說謊。

不請客

一吝者家有禱事。命道士請神。乃通陳請兩京神道。主人曰。如何請這遠的。答曰。近者都曉得你的。說請他他也不信。

指石爲金

一貧士遇故人於途。故人已得仙術矣。相勞苦畢。因指道旁一磚成赤金贈之。士嫌其少。更指一大石獅爲贈。士嫌未已。仙曰。汝欲如何。士曰。願乞公此指。

金羅漢

有掘地得金羅漢一尊者。乃以手鑿其頭不已。問那十七尊何在。

齋字

一僧讀齋字。尼認是齊字。因而相爭。一人斷之曰。上頭是一樣的。但是下頭略有些差。

廣笑府 卷五

口腹

酒戒

歌曰。四季難忘酒。風花雪月天。妻兒衣食缺。酒店逼賒錢。痛飲寧無飯。衣單每忍寒。一甌顏色變。三碗發顛狂。言語無關裏。勞切有萬千。罵街尋鬪毆。掉臂捋雙拳。口嘴尖如鑽。腰髡軟似綿。行如風擺柳。坐立總蹣跚。雙頰胡孫袋。形容不似前。眼黃頭面腫。酒驚肚中纏。合藥求神效。多多用酒煎。眼鏡齊落地。囑付兩丘言。榨桶爲棺槨。糟團作祭盤。梁冠縫榨袋。坟造酒缸邊。酒幌堪題旒。還爲引

路幡。大工洒淨水。都料誦真言。真言曰。南無三滿陀。酒多醜滿鍋就鏟呵。苦勸不肯聽。臨了却如何。南無苦極佛。自做自受。怨甚麼娑婆呵。

酒禍

誠曰酒是傷人之物。平地能生荆棘。惺惺好漢昏迷。醉倒東西南北。看看手軟脚酸。驀地頭紅面赤。弱者談笑多言。強者逞兇鬪力。官人斷事乖方。吏典文書堆積。獄卒不覺囚逃。皂隸遭馬踢。僧道更是猖狂。寺觀登時狼藉。三清認作三官。觀音喚做彌勒。醫卜失志張慌。會飲交爭坐席。當歸認作人參。丙丁喚做甲乙。樂人吹笛當簫。染匠以紅爲碧。推車那管高低。把舵不知橫直。打男罵女傷妻。鷄犬不得寧息。揚聲叫討茶湯。將來却又不喫。妻奴通夜不眠。攪得人家苦極。

。病魔無計支持。悔恨搥胸何益。

一瓶打不倒

觀音大士戒洞賓曰。君三醉岳陽。度何僊姑。賣墨鼎州。飛劍斬黃龍。既居僊品。何不戒酒色財氣乎。洞賓誣觀音淨瓶爲酒。盛妝爲色。黃金布地爲財。降服大鵬爲氣。大士被誣不堪。因以淨瓶擲之。洞賓笑曰。你這一瓶兩瓶。便也打我不倒。

只是一瓶

客有貨磁瓶者。遇虎於路。客計窮。以瓶投。將盡。僅遺一瓶。虎猶不引去。客大叫曰。如何如何。你去也只是這一瓶。不去也只是這一瓶。

薄酒詩

數升糯米淺慳量。飯熟兒童個個嘗。儘意滿傾三斛水。打頭撇起一壺漿。冷斟全似金生麗。熱飲猶如周發商。無奈相央吞兩盞。幾乎漲破肚中腸。

水酒

池沼畜魚。往往獺取食之。一日雌獺先入水。雄者高踞在岸。被魚主獲之。雄獺大叫曰。不干我事。全是我老妻下水。

菜酒而已

一儒官。當迎候上司。方乘馬出門。適鄉人過訪。不暇詳曲。草草謂內人曰。待以菜酒而已。內人不解文語。不知而已爲何物。旣而詢諸婢僕。認已爲尾。猜疑爲所蓄大羊也。乃宰羊盛具酒穀待之去。儒官歸。問其故嘆息無端浪費。惆悵不已。其後但出門時。輒囑內眷曰。

今後若有客至。止用棊酒二字切不可用而。

酒風

一鼠居油房。一鼠居酒房。彼此互食所有。酒鼠既食油。乃邀油鼠入酒房。以口啣鼠尾。而垂飲於中。油鼠飲酒樂。因謝曰。好酒好酒。酒鼠開口應聲曰。不敢不敢。油鼠無繫着。遂墮入甕中。翻滾不得起。酒鼠長嘆曰。你少飲些也罷。如何就在這裏撒酒風。

醉後不似人

一官衙見戲猴者。衣巾行動儼似人形。命賞以酒。猴既醉。自扯衣巾。依然一猴也。官長驚問其故。左右曰。此畜牲。無酒時還似人。一飲酒後全不似人。

七十三八十四

一東道吝嗇。當宴賓時。私囑其僕曰。爾莫浪費酒漿。但聞我擊桌一下。爾則敬酒一次。客偶聞知。飲間故問尊堂高壽幾許。答曰。七十三矣。客擊桌嘆曰。難得。僕聞擊桌聲。向客敬酒。頃間客又問尊翁高壽幾許。主曰。八十四矣。客復擊桌云。愈是難得。僕人又起敬。已而主覺是計。乃斥言曰。你也不要管他七十三八十四。你也喫得勻了。

就瓶飲

人有好飲者。遊京師。一日遇故人於道。輒苦口求飲。故人曰。吾寓所甚遠。奈何。其人曰。諒不過二三十里。故人曰。寓所甚隘。奈何。其人曰。但開得口足矣。故人曰。器皿不備。奈何。曰。辱在相知。就瓶飲亦可。

貧人耽酒

詩曰。空挈壺瓶酒肆纏。渾身搜遍沒文錢。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

婦言不可聽

劉伶嗜酒。妻慮其傷生。勸其誓戒。伶仍痛飲。拜天祝曰。初入戒酒。頭髮擊手。若要開酒。直到初九。妻不然其說。促令改誓。伶再祝曰。天生劉伶。以酒得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忽焉而醉。恍焉而醒。婦人之言。切不可聽。

只會喚人

孫真人有神術。能驅使禽獸。一日遣其隨身之虎。速客於路。虎遇客輒啖之。至晚無一客至者。真人知其故。召虎還罵曰。畜生。你元來

不會請人。只會喫人。

何處欽銅

一人專撞席。名爲掇座席長。出令譏之曰。單禾本是禾。添口也成和。除却禾邊口。添斗便成科。諺曰。寧添一斗。莫添一口。主人亦厭之。顧眉作色曰。單羊本是羊。添水也成洋。除却水邊羊。添易便成湯。諺曰。寧喫歡喜湯。莫喫皺眉羊。撞席者曰。單同本是同。添金也是銅。除却金邊銅。添重便成鍾。諺曰。鐘不打何處欽銅。

喫了又喫

目連修道問法于佛。佛教之入山捨身飼蚊。乃可得道。連從命入山飼蚊。間亦撲殺數蚊。佛責其壞慈悲之教。連應曰。非我不慈悲。奈此數蚊。喫了又來喫。

誰爲東道

一僧人。每夏夜赤身坐臥山邊。口口念佛。捨身餒蚊。專求作佛。觀音大士欲其誠。僞乃化作一虎。咆哮來山邊。欲其捨身食之。道人抽身忙起。大叫曰。今晚撞見這個大客。這箇東道如何做得起。

敢相喫他

一人爲商歸。談說江湖風景曰。過了黃牛峽。蚊虫大如鴨。過了鉄牛河。蚊虫大如鵝。其妻曰。何不帶些回來煮喫。商人曰。得他不來喫我也勾了。我怎敢想去喫他。

七德鷄

一館人待師甚薄。師見其家多肥鷄。笑問曰。君家七德禽如此之盛。主曰。吾聞鷄稱五德。未喻七德之說。師曰。五德之外。更有二德。

我喫得。你捨不得。

賓至無款

客久坐而主無所款。客說一句曰。昔年蕭何追韓信至一林下溪邊。主因客不竟其說。乃問下文。客曰。見清溪白石可愛。坐談良久。主又因客不終所言。問下文如何。客曰。坐談已久。只須去了。因爲腹中空虛。多談無力。

無酒閒坐

劉伶嗜酒。常索其館人曰。我何日得一大醉。館人釀酒成缸抬進。翌日視之。酒盡乾。伶頽然坐糟上。笑問主人曰。爾嘗許我一大醉。今日如何令我在此閒坐。

樹倒不知飛

或人久住親友家。主人厭之。乃引客閒步門外。指樹上鳥曰。足下再住數日。待吾磨斧伐樹。取此鳥供饌如何。客曰。且止。但恐樹倒。時此鳥必飛去。豈能取得。主笑曰。莫慮莫慮。吾看此呆鳥。縱然樹倒。也不會飛去。

冷淘餈飩

秦少游辯虱從垢膩。請質於高明者。不然。甘罰餈飩一席。佛印辯虱從綿絮生。不然。願罰冷淘一席。各私囑東坡。求勝其說。既相會質難不已。坡曰。當是垢膩成身。綿絮成脚。先喫冷淘。後喫餈飩。

甲子生

一貴官設席。庖丁煎餅子欠熟。撻之繫獄。翌日復置酒。張樂人欲爲庖丁解救。因扮一術士推命。又扮一老人請算八字。術士問曰。尊庚

貴甲。老人曰。丙子生。術士連叫好不好。老人曰。纔說一箇年頭。又無時日。便道不好。術士曰。昨日甲子的送在獄中未放。何況你是丙子生的。座客俱大笑。貴官悟其言。遂釋庖丁。

嘲人惠猪母肉

詩曰。昨日蒙君惠。全家大小懽。柴燒三擔盡。水煮兩鍋乾。肉是新靴底。皮是舊馬鞍。齒牙三十六。箇箇不平安。

東道餽小鷄

詩曰。多謝東君惠隻鷄。可憐離母未多時。歸巢忍聽啾啾叫。報曉那聞喔喔啼。七兩帶星連草重。半斤流水秤錘低。庖人莫把牛刀試。留取籠中作畫眉。

先喫後打

鄉人入城。見市肆招客食麵。意謂可徒食不償值也。恣意啖麵三數碗。既而主人索錢。忙無所措。主怒罵不已。因取扁擔連擊八九下逐出。鄉人歸告里族曰。城中有好辣麵。三扁擔可買一碗。其後里族入城。向麵肆問曰。麵價我已聞知。但不知先喫了打乎。先打了喫乎。

相推供養

彭祖晚年。子孫相推供養。祖訟于官。官判斷曰。此老龍鍾今八百。子孫看承如過客。孰稱無服已多年。大小相推共飲食。

秋蟬

主人待僕從甚薄。衣食常不周。僕聞秋蟬鳴。問主人曰。此鳴者何物。主人曰。秋蟬。僕曰。蟬食何物。主人曰。吸風飲露耳。僕問。蟬衣着否。主曰不用。僕曰此蟬正好跟我主人。

更替喫飯

客有好弈者。每過遠隣對弈。遠隣兄弟更替入內。殮飯出弈。客過午飢倦。覺其故。乃戲曰。昨過僧寺。見廚中甑高一丈。主人問。如此高甑。如何取飯。客曰。此輩甚奸巧。甑上架長梯。一人進去喫了。出來又喚一人進去喫。

內人罵客

一貧士請人扶鸞。願掘地而有可獲。其神批箕曰。吾爲利市僊。東道發心堅。酒肴來祭賽。屋後有銅錢。翌日。貧士具儀以祭。初奠。其妻輒舉鋤掘於屋後。神復批箕曰。一鍾酒未曾下肚。你老婆又在那裏掘了。

各挑行李

兄弟三人經商投宿。共買一魚烹調在案。長兄唱駐雲飛一句曰。這箇魚兒我要中間一段兒。二兄唱曰。我要頭和尾。誰敢來爭嘴。三弟曰。嗟湯兒是我們的。僕夫初猶覬望。或得沾味。聞此則絕望矣。進前作揖唱曰。告君知。明日登程。各自挑行李。那時節辛勤怨得誰。那時節辛勤怨得誰。

井中魚

主人待館賓。每食設魚。多無中鱗。館賓問曰。魚從何所得。主人曰。池中養者。館賓曰。恐是井中養者。不然如何這等短。

藕如船

主人以藕梢待客。却留大段在廚。客笑曰。常讀云。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初疑無此。今乃信然。主曰何故。客曰。藕梢已

到此。藕頭尙在廚房中。

筍殼臉

醫師與卜士會飲酒樓。一市人慣往撞席。二客患之。醫師出令云。天有天南星。地有地骨皮。廿四味流氣欲飲。要加也得。要減也得。卜士云。天有天文。地有地理。二十四百中。三命也通。五星也通。撞席者曰。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出無名之草。二十四層筍殼臉。剝了一層又一層。

五百年夫妻

一人極鄙吝。且易喜易怒。忽買肉四兩。令妻作羹。肉少下沉。膏浮碗面。其人卽大怒。詈言其妻曰。我與你是前世冤家。便當離去。及舉筯。見碗底有肉。卽大笑撫妻背曰。我與你是五百年前結會的夫妻。

攪到幾時

司馬溫公名光。一日召僧作道場。念藥師光佛。僧諱光字。念作皎字。公出行香聽知。問其故。答避尊諱耳。公笑曰。我若不出來行香。不知你們攪到幾時去。

詠薄粥

半鑊清湯米一甌。未曾到口使人愁。試將筯插東西倒。纔把匙挑左右流。捧出廚中風起浪。掇來簾下月沉鉤。佳人不用青銅鏡。眉目分明在裏頭。

種韭菜

有客方飯。偶談及絲瓜萎陽。不如韭菜壯陽。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

問兒。兒曰娘往園中去了。問何爲。答曰要去拔絲瓜。種韭菜。

醉後

一人好於醉後近色。或戒之曰。大醉行房。五臟反覆。此甚不宜。答曰。惟我不妨。問何故。答曰。我每行實是兩度。

雙斧劈柴

一人酒色過度而病。醫曰。此雙斧劈柴也。今後須戒。妻從旁睨之。醫會其意。轉口曰。卽不能戒色。亦須戒酒。病者曰。色害勝酒。還宜首戒。妻曰。先生的話不聽。如何得病好。

當酒飯

一人三餐無食。夫妻枵腹上牀。妻嗟歎不已。夫曰。我今夜連要打三個拐。以當三餐。妻從之。次早起來。頭暈眼花。站腳不住。謂妻曰

。此事妙極。不惟可以當飯。且可當酒。

好客

或誇某人好客。不減孟嘗門下三千。聞者慕其高義。往拜之。見門下寂然無一人。問諸客何往。隣家對曰。此際皆回家喫飯去了。

許日子

一人性極吝。從不請客。一日隣人借其家設宴。有見者。問其僕曰。汝家主今日請客乎。僕曰。要我家主請客。直待那一世來。主人聞而罵曰。誰要你許他日子。

借茶葉

有留客飲茶者。向鄰家借茶葉未至。每湯沸。以水益之。釜且滿矣。而茶葉終不得。妻乃謂夫曰。此友幸是相知的。留他洗個浴去罷。

性不飲

除夜以酒一瓶。腐一盃供石敢當。主人揖畢。見狗在旁。命童子速收之。童子方攜酒入內。復出收腐。已爲狗所啖矣。主人叱曰。癡奴才。先收腐便好。狗是不喫酒的。

豆腐

一人留客飯。止豆腐一味。自言豆腐是我性命。覺他味不及也。異日至客家。客記其食性所好。乃於魚肉中各和豆腐。其人擇魚肉大啖。客問曰。兄嘗云豆腐是性命。今日如何不喫。答曰。見了魚肉。性命都不要了。

饅頭

有貧士餒甚。見市有鬻饅頭者。僞大呼仆地。主人驚問其故。曰吾性

畏饅頭。主人因設數十枚於空室中。而閉士於內。冀相困以爲一笑。久之寂如。乃啓門。見其搏食過半。詰之。則曰不知何故。忽不覺畏。主人怒叱曰。汝得無尙有他畏乎。曰無他。此際只畏苦茶兩碗。

遠近

衆客酒後。各談歸途遠近。一醉客曰。合席惟我最近。衆云莫如主人。醉客朦朧曰。主人進去尙有多少路。我只此已是了。

酸酒

有上酒店而嫌其酒酸者。店人怒。弔之於梁。客過問其故。訴曰小店酒極佳。此人說酸。可是該弔。客曰。借一杯我嘗之。既嘗畢攢眉謂店主曰。可放此人。弔了我罷。

廚子

有廚子在家切肉。匿一塊於懷中。妻見了罵曰。這是自家的肉。何爲如此。答曰我忘了。

闊面孔

某家設席。上坐者二人。一瞎左目。一瞎右目。已而客近視者至。竟至前席。良久私問同席者曰。上席那闊面孔的朋友是誰。

第一聲

一人方陪客。偶撒一屁。愧甚欲掩之。乃連以指磨椅子作聲。客曰。還是第一聲像。

譬字令

衆客飲酒。要譬字四書一句爲令。說不出者。罰一巨觥。首令曰。譬如爲山。次曰。譬如行遠必自邇。以及譬之宮牆等句。落後一人無可

說得。乃曰。能近取譬。衆譁曰。不如式該罰。如何譬字說在下面。其人曰。屁原該在下。諸兄都不說自己倒出了。反來罰我。

酒令

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爲糕也。曰夏雨如饅頭。或又疑爲夏禹也。曰周文王像塔餅。

祝壽

衆至一家祝壽。飲酒間行令。各說壽字一句。一人喊云。壽夭莫非命。衆譁然曰。是何言也。以大鍾罰之。卽曰該死該死。

不默

或行酒令要默乾。一客撒屁。糾之曰。不默。其人欲辯。方開口復糾曰又不默。

合做酒

甲乙謀合本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乙曰。米都是我的。如何算帳。甲曰。我決不欺心。到酒熟時。只逼還我這些水便了。其餘都是你的。

喫糠

有閒漢咽糠而出。遇大老官於舟。呼之喫飯曰。曉來喫狗肉已過飽。有酒領一杯可也。既飲忽吐。主人見之曰。汝云喫狗肉。如何吐出糠來。乃睨視之。答曰。我是喫狗肉。想這狗是喫糠的。

買肉

一人見肉擔過。喚曰。拏肉來。賣肉者歇擔持秤。問曰。官人要用幾斤。其人大言曰。我們這等人家。問甚斤數。你將這一脚秤來便了。

賣肉者秤訖曰。官人這脚九斤四兩在此。其人曰。也罷。只聽了九斤。其餘都與你用了。

熱茶

鄉下親家。進城探望城裏親家。待以松蘿泉水茶。鄉人連聲贊曰好好。親翁以爲彼能識物。因問曰。親家說好。還是茶葉好。還是水好。鄉人答曰。熱得有趣。

好飲

一好飲者。夢得美酒。將熱而飲之。忽然夢醒。乃大悔曰。恨不冷喫

糟餅

一人家貧。不善飲。每出止啖糟餅二枚。卽有酣狀。適遇友人。問曰

。你晨飲耶。曰非也。食糟餅耳。歸以語妻。妻曰。便說飲酒也裝些門面。夫頷之。及出遇此友。問如前。以喫酒對。友詰之曰。熱喫乎冷喫乎。答曰。燂的。友笑曰。乃是糟餅。既歸而妻知之。答曰。酒如何說燂。須云熱飲。夫曰。已曉矣。再遇此友。不待問卽誇云。我今番的酒是熱喫的。友問曰。你喫幾何。伸指曰。兩個。

糕

有叫賣糕者。聲甚啞。人問其故。曰我餓耳。問既餓何不食糕。曰是饑的。

蘸酒

有性吝者。父子在途。每日沽酒一文。慮其竭。乃約用筯頭蘸嘗之。其子連蘸二次。父叱曰。汝喫如此急酒耶。

醃蛋

甲乙兩鄉人。入城偶喫醃蛋。甲訝曰。此蛋何以獨鹹。乙曰。我曉得了。是醃板鴨哺出來的。

髮換糖

一人見以髮換糖者。謂凡食皆可換也。晨出藏髮一料以往。遇酒肆。因入飽餐。餐畢以髮與之。肆傭皆笑。其人怒曰。他人俱當錢用。到我偏用不得耶。爭辯良久。肆傭因抓髮亂毆。其人徐理髮言曰。整料與他不要。倒在我頭上亂搶。

河豚

有夫婦聞河豚味美。謀買嘗之。既治具疑其味毒。互相推諉。久之。妻不得已。將先舉筯。乃含淚謂夫曰。喫是我先喫了。只求看顧這兩

個兒女。若大起來。教他千萬不要買河豚喫。

廣笑府

卷六

風懷

霧中花

美人執爨。其夫詠詩曰。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臂斜。烟光籠粉面。一似霧中花。隣有醜婦責其夫曰。我常執爨。汝如何不效隣人贈我以詩。夫亦吟曰。吹火青脣動。添薪鐵臂強。烟光籠黑面。一似鬼王娘。

三碗水

一士人赴選。遇美人汲水。瞻戀不欲去。故意索水飲。又二三次令僕人興兒飲水。盤桓久之而去。明年回其地問之。美人已亡。士人悼以

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僕思去年事。亦詠曰。去年今日此門裏。人面桃花相映美。今年若有佳人在。興兒還喫三碗水。

受戲不知改

或人過巫山廟。慕楚襄王故事。祈得與神女一會。是夕夢神女曰。仙家不食烟火。子必辟穀。方可會也。其人遂忍飢數日。復夢神女曰。子有塵土氣。必洗淨而後可。其人不欲棄前功。遂忍寒解衣入水。淨濯而出。復夢神女曰。子如悟徹玄機。識我隱語。方可配合。答曰。願聞。神女曰。不是不。不是不。只是不。只是不。其人苦心思索。竟不能悟。乃曰。不諧所願亦已矣。幸明示隱語。免我苦思也。神女曰。此甚易曉耳。不是不飢。不是不凍。只是不改。

防人貳心

何仙姑獨居洞中。曹國舅訪焉。有頃洞賓至。仙姑恐其疑猜。因用幻術化國舅爲丹。吞入腹中。未幾羣仙皆至。仙姑自避嫌疑。請洞賓化姑爲丹。吞至腹中。羣仙問洞賓何爲獨處於此。洞賓支吾以對。羣仙笑曰。豈但洞賓肚裏有仙姑。誰知仙姑肚裏更有人。

自誇癖性

蝎語蚊蠅曰。吾性剛勇。凡相遇者。無不受螫。音折何英雄如之。蠅曰。吾素不治生。人有嘉穀美酒。我得厭飫。何豐富如之。蚊曰。吾行藏獨異。於是香閨豔質。常得偎倚。詩曰。紗廚浸月涼如水。贏得珠鈿臂上眠。何樂如之。蝎與蠅嘆曰。看你衣着尙無。元來如此風流。

忠則盡命

人有納寵者。問名於館賓。賓名之曰孝女。其人縱慾成癆。謀於是術者。再納一寵。以圖衝喜。可以減病。復請名于賓。賓名之曰忠女。其人愈縱慾。危病日迫。乃扣賓以命名之義。賓曰。書中已有名說。獨不聞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新婚行令

新婚之家。張燭合卺。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席行令。各言藝。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人曰。藥有寒涼溫燥濕。秀才曰。定知青桂近嫦娥。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入爐

一人娶婦。篋中帶香爐入事。內有一爐。新鮮無灰跡。問之。答曰。

其七乃前後供養亡夫者。內一新者。防備今日之用。

天王地王

巨商遊妓。不及一年。萬貫蕩盡。被逐無所歸。因欲自縊。妓恐人命負累。約言再接他客。量分酒食給之。已而後客至。妓如前約。後客問曰。爾家每頻送酒食進裏面。與何人用。妓曰。我家有一神。道名爲天王。每日如此祭他。一日客潛入房後窺之。見帳中坐一人如神。卽下拜祈福。帳中巨商問後客曰。你帶多少本錢來。答曰五千貫。巨商笑曰。我原有一萬貫。到此用盡。叫做天王。爾只有五千貫。若用盡時。只做地王耳。

虔婆

一鄉人走販大都。其妻囑買小梳。時新月在天。因指月爲記。免致遺

忘。鄉人臨歸。值月半。舉頭見圓。乃照樣買一鏡同。入門妻取出一照。不知是自影。便發怒曰。你不務勤儉。在外漂蕩。取妓女回來。妻母聞鬧聲。急取一照。不知是自影。乃大叫曰。果如是漂蕩。如何連老虔婆也帶來。

新婦參湯

一人。子長不與議婚。其子每夕憂嘆獨宿足冷。父母教煨石塊裹布煖足。卽同娶新婦共宿矣。子曲意從之。過夜深石漸冷。子抱石投擲父母寢門。蓬然有聲。父母驚問何故。答曰開門開門。新婦來請安也。

因夢致爭

貧士夢拾銀三百兩。旣覺謂其妻曰。若果得此。以百兩買屋。以百兩買田。又以百兩聘二小妻。其樂何如。妻卽大怒曰。你只好凍。纔有

錢。便想討小。爭鬧不已。就床打起。驚動四隣。急來相勸。問知其故。四隣笑曰。幸得是夢，你家若真有錢。討小妻豈不打出人命。連累我鄉隣耶。

周公詩禮

一婦人妬忌之甚。其夫嘗以周公詩禮喻之。仍嘆曰。樛木螽斯等篇。古之賢妃。略無妬忌如此。其妻曰。此詩是誰所作。答云周公所作。其妻曰。元來是周公作的。若是周婆作的。必不如此說。

雪上加霜

一醜婦性甚悍。其夫患之。每歎曰。是人鰥居。我不鰥居。醜婦不知所謂。歸而質諸父。父曰。無妻曰鰥。鰥是願汝死也。汝何不應曰。是人孤孀。我不孤孀。既而歸夫家。夫嘆如前。妻記父語不真。倉忙

應聲曰。是人生瘡。我不生瘡。其夫笑曰。你若生瘡。雪上加霜。

不哭

一新嫁娘者。途中哭泣甚哀。轎夫不忍曰。小娘子。且抬你轉去如何。
。女應曰。如今不哭了。

搶親

有婚家女富男貧。男家恐其賴婚也。擇日率男搶女。誤背小姨以出。
女家追呼曰。搶差了。小姨在背上曰。莫聽他。不差不差快走。

覓轎槓

女初出閣。正哀哭間。轎夫覓槓不得。乃帶哭曰。我的娘。轎槓在門
角裏。

墜轎底

一新嫁者。中途轎底忽墜。轎夫相議謂。新婦既不可徒行。欲換轎。轉去又遠。女聞之曰。我倒有一計。衆喜問之。答曰。汝外面自抬。我裏面自走。

倒做龜

一龍陽畢姻後。日就外宿。妻走母家訴曰。我不願從他了。母驚問故。答曰。我是好人家女兒。倒去與他做烏龜。

好色

或問好色者曰。世間何事最樂。答曰。行房最樂。又問既行房後。還有甚樂。沉吟曰。除是再行。

造化

夫婦同臥。夫有慾心。妻曰不可。汝明日早。耍某廟燒香。須自志誠

。夫睡去。妻甚悔之。忽聞窗外雨聲。乃蹴夫醒曰。你聽你聽。你的造化到了。

招弟

一婦臨產。創甚。與夫誓曰。以後不許近身。寧可一世無兒。再不幹那營生矣。夫曰。謹依尊命。及生一女。夫妻相議命名。妻曰。喚做招弟罷。

忙

玉帝私行。見夫婦行房者。召土地問之。答曰。造人。問一年造幾個。答曰。一個。曰。既如此。何消得這等忙。

取笑

一怕婆者。婆既死。見婆像懸於柩前。因理舊恨。以拳擬之。忽風吹

軸動。大驚忙縮手曰。我是取笑。

廣笑府 卷六 風懷

八九

廣笑府

卷七

貪吞

江心賊

一人不甚識字。至江心寺。見壁間寫江心賦一篇。急走出曰。江心賊在此。不可惹他。寺僧留之曰。此是賦。不是賊。其人搖頭曰。你雖說富。我看他終是有些賊形。

有錢村牛

春秋間。麟出魯西郊。野人不知爲瑞。乃擊殺之。孔子往觀。掩袂而泣。門人恐其過傷。乃以銅錢糝一牛。告夫子曰。麟尚在。可無傷也。

。夫子拭淚觀之。嘆曰。此物豈是祥瑞。只是一箇有錢村牛耳。

有錢者生

園翁種茄不活。每以爲患。因問計於老圃。老圃曰。每茄苗一株。旁埋銅錢一文。則活矣。園翁問何故。答曰。汝不聞有錢者生。無錢者死。

死後不賒

一鄉人。極吝致富。病劇牽延不絕氣。哀告妻子曰。我一生苦心貪吝。斷絕六親。今得富足。死後可剝皮賣與皮匠。割肉賣與屠。刮骨賣與漆店。必欲妻子聽從。然後絕氣。既死半日。復甦。囑妻子曰。當今世情淺薄。切不可賒與他。

鐵心肝

有人。家富而吝。其從弟入京注選。及門告別。不得已。贈錢一緡。酒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槌胸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一錢莫救

一人。性極鄙吝。道遇溪水新漲。吝出渡錢。乃拚命涉水。至中流。水急衝倒。漂流半里許。其子在岸旁。覓舟救之。舟子索錢。一錢方往。子只出五分。斷價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際。回頭顧其子大呼曰。我兒我兒。五分便救。一錢莫救。

鮓哮

一人極鄙吝。每飯。於空盤中寫一鮓字。叫聲鮓字。食飯一口。其弟語吃（音吉言蹇也）連叫鮓鮓鮓。其兄大怒曰。你休得吃哮了。連累

我使錢買藥。

太尉傳神

党太尉欲傳神。招畫史估計顏料等費。該用銀數兩。輒不悅。最後一畫史。覺其故。對曰。止用白紙一幅。筆一枝。墨一錠足矣。太尉喜甚。問如何畫。畫史曰。黑紗帽。皂羅袍。犀角帶。皂靴。使者畫黑番。童太尉曰。面粧何色。其人曰。畫一黑漆卓在旁。斜引首俯卓上可也。太尉曰。緊在面目。若俯首人何得見。畫史曰。相公這等嘴臉。如何要見人。

舞曲報德

東坡曰。杜黃常少年。好行陰德。遇枯骨輒葬之。鬼輒報應。或獲寶劍。或獲藏鏹。蓋杜惟積德。初無望報之意。後一士人。意圖報應。

勉強效之。見一枯骨。解緜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梁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子弟。意待與秀才旋舞一曲。聊以報德。

廣笑府

卷八

尙氣

戒爭閒氣

釘地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爾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以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後爭辯不已。門神爲之解曰。吾輩不肖。方旁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

茶酒爭高

茶謂酒曰。戰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興更堪誇。亡家敗國皆因酒。待客何如只飲茶。酒答茶曰。瑤台紫府薦瓊漿。息訟和親意味長。祭祀

筵賓先用我。何曾說着淡黃湯。各誇己能。爭論不已。水解之曰。汲井烹茶歸石鼎。引泉釀酒注銀瓶。兩家且莫爭閒氣。無我調和總不成。

技藝爭高下

木工曰。我能巧。用斧鑿造室制器。真良工也。石工曰。斷木非難。雕石爲難。我良工也。鐵工曰。治木治石必藉爐冶鉗鎚之力。爾等無我都不成。且莫虛爭閒氣也。

眉爭高下

目問眉曰。我能辨別好歹。識認萬象。大有功於人。爾有何能。位居吾上。眉曰。我也不與你爭高下。必欲我在爾下。看好看不好看。

池蛙喜怒

池蛙遇龍王於海濱問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福區靈境。龍問。汝之居處如何。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蛙復問曰。王之喜怒何如。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登。怒則先之以風雷。繼之以冰雹。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蛙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努眼。次之以腹脹。至於脹過而休。王曰。汝將誰威乎。汝將誰威乎。

大言

詩曰。登梯到碧空。對坐問天公。無馬常騎虎。觀魚每釣龍。補衣針貫月。劈竹篾穿風。爲截犀牛角。推平五老峰。

自矜門第

詩曰。今代扶犁手。前朝宰相家。自身無志氣。只把祖宗誇。

見我怕否

江南人多鄉談。不能爲正音。至都下急行大市中。偶遺袖中帕。沿街尋叫。逢人輒問曰。你見我怕麼。遇一龕暴軍人。聞其問。發狂大怒曰。我見千見萬。如何見你怕。

小姑欺嫂

詩曰。小姑休把嫂來欺。阿嫂曾經做女兒。前船便是後船樣。小姑也有嫁人時。

着甚來由

二人蹴踘。誤觸行路士人之頭。因訟于官。斷罪重笞四十。其供詞曰。飽食無事閒哄閒遊。不務生理學踢球。起自小人之足。誤犯君子之頭。當官痛責四十。算來着甚來由。

嘲健訟

犯刑好訟氣昂昂。押入天牢苦當頭。頭枕斷磚眠爛地。手爬飡飯咬生薑。舞文黠吏如蛇蝎。索鈔公人勝虎狼。家破人亡空悔恨。放歸茅屋是天堂。

無事尋煩惱

一儒生姓潘。赴京應舉。沽酒市肆。酒姬陸姓者。作十七字詩贈之曰。秀才本姓潘。應選赴長安。一舉登高第。做官。潘答云。佳人本姓陸。美質無瑕玉。念我客窗寒。同宿。姬怒其狎戲。走訟于官。道遇一耆老。詰問其故。亦作十七字詩。勸其息訟。可省憂煩。詩曰。潘郎與陸嫂。無事尋煩惱。若還到官衙。不好。

大話

主人謂僕曰。汝出外須說幾句大話。裝作體面。僕領之。值有言三清殿大者。僕曰。只與我家租房一般。有言龍衣船大者。曰只與我家帳船一般。有言牯牛腹大者。曰只與我家主人肚皮一般。

大話二

甲曰。家下有鼓一面。每擊之聲聞百里。乙曰。家下有牛一隻。江南喫水頭直靠江北。甲搖頭曰。那有此牛。乙曰。不是這一隻牛。怎慢得這一面鼓。

謊

有兄弟相約。今後說謊不許相訝。訝者罰東銀一兩。一日兄曰。前村井水極佳。昨夜有人盜此井去。爲人所覺。追逐之。其人棄於地。跌成三段。弟訝曰。那有此事。兄申前罰。弟約明日備東。向午不至。

兄往詢之。見弟尙未梳洗。問何故。答曰。昨夜有一怪事。弟婦腹痛。至夜半連養下十七八個兒子。兄訝曰。那有此事。弟曰準過罷。

較歲

一人新育女。有以二歲兒來作媒者。其人怒曰。我女一歲。渠兒二歲。若吾女十歲。渠兒二十歲矣。安得許此老壻。妻聞之曰。汝誤矣。吾女今年一歲。明年便與彼兒同庚。如何不許。

性緩

一人性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恐君性急。不言又恐傷君。然則言是耶。不言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其人遞收衣而怒曰。何不早言。曰我道君性急。果然。

【附】一慢性人。與褊急者冬日圍爐。褊急者裳尾誤熱爐火。慢性人從容致詞曰。有一事見之已久。將欲言之恐君性急難觸。欲不言。恐傷太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急者問何事。曰火燒君裳矣。急者遽收衣滅火。大怒曰。你既見之久。何不早言。其人曰。我道君性急易怒。果是乎。

好古自困

秦士有好古成僻者。遇古物。雖重價必購之。有人攜敗席造門曰。此孔子杏壇所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又有攜杖者曰。此太王避狄去豳時。所操之篋也。先孔子數百年矣。秦士乃罄家貲購之。又有持漆盃者曰。席杖皆周物。未爲古也。此盃乃舜造漆器時所作。益又古矣。秦士遂虛所居宅而與之。三器得而田宅資用盡矣。好古之

篤。終不捨三器。於是披孔子之席。執舜之盥。持太王之杖。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時九府錢。願乞一文。

癖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人有獻諂者曰。若決梁山湖八百里之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甚喜。徐曰。策固善。然決水何地可容。時劉貢父在座曰。自有傍鑿地八百里爲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食肉者智

野人聚論曰。吾與公卿皆稟三才之靈。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志。我平日食糞糲。故少智也。聞者曰。吾適有糲穀錢數百。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後相謂曰。吾自食肉後。頭能窮理格物。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

。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因大笑而嘆曰。食肉者生智。一至於此。

百錢免牽

去聲

人有徒行者。將自呂梁託舟以趨彭門。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費獨載者。人百錢。爾尙少半。吾不汝載也。其人靜思而應之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牽至彭門以折其半。

易怒

一人性易怒。偶見六月戴毡帽者。惡其不時。便欲毆之。衆勸歸。因發病。久之始愈。值臘月迎春。其弟偕往觀。冀爲紓悶。遙見一戴豚帽者。急趨謂之曰。家兄病初好。乞足下少避。

性剛

有父子俱性剛。不肯讓人者。一日父留客飲。遣子入城市肉。子取肉回。將出城門。值一人對面而來。各不相讓。遂挺立良久。父尋至見之。謂子曰。汝姑持肉回陪客飯。待我與他對立在此。

諱輸棋

有自負棋名者與人角。連負三局。他日人問之曰。前日與某人較棋幾局。曰三局。又問勝負如何。曰第一局我不會贏。第二局他不曾輸。第三局我要和。他不肯罷了。

諱聾啞

聾啞二人。各自諱。聾見啞者。懇其唱曲。啞者知其聲也。乃以脣開合。而手爲按節狀。聾者側耳良久。見其脣止。卽曰久不聞佳音。今番更進。

廣笑府

卷九

偏駁

妄誕不改

兄弟二人素妄誕。爲人所賤惡。乃謀曰。吾當入淨水中。洗去謊詐。方可爲人。兄先懷牛脯一片。投水卽出。從對岸齧之。弟問啖何物。詒之曰。吾方入水府。龍王設樽俎。喜我來慶壽。賞片牛肉脯。弟聞言。急投水中。觸石角破頭流血。兄問其故。答曰。你飽我受苦。寃我偷肉脯。說謊招惡報。當頭劈一斧。

但能言之

儒者聞海島石人能言。往叩之。石人問。親存否。對曰存。石人曰。父母在不遠遊。爾何至此。儒者無以對。一道者聞斯言。自謂吾親不存。可以往見。石人問。親存否。道者曰。不幸二親早世。因得遠遊。石人曰。吾聞家有北斗經。父母保長生。何爲俱早逝。道者亦無以對。旣而道相會。共議石人明道理。欲邀至中土。示教諸人。石人歎而答曰。你不知我但能言之。不能行之。

不見廣

李廣善射。射鳥無不中。人問其故。答曰。射物須出其不意。每張弓時。廣見鳥。鳥却不見廣。

蝙蝠推奸

鳳凰慶壽。百鳥皆賀。而蝙蝠又不往。曰我翼能飛。屬禽者也。後麟

鳳相會。各語及蝙蝠事。乃嘆曰。世間自有這般推奸避事的禽獸。真是無可奈何。

假假真真

有開池蓄魚者。患鳥竊食。乃束像人形。戴笠披蓑。置池中恐嚇之。鳥玩狎。知非真人。每啣魚。立笠頂食飽飛去。作聲曰。假假假。主人無奈何。乃徹去草人。自着蓑笠。伺立池中。鳥玩爲草人。取魚如故。主人引手擒之。大笑曰。汝每日道假假假。今日却撞着真的了。

做者不羞

一儒生吟詩云。風吹柳絲千條綠。日映紅桃萬點紅。一人爲之改曰。何人細數過。却用千萬字。不若用條條點點字安穩。吟者曰。翁善脩詩。敢請另做一首。改者對曰。做的不脩。脩的不做。

暴富

人有暴富者。曉起看花。啾啾稱疾。妻問何疾。答曰。今早看花。被薔薇露滴損了。可急召醫用藥。其妻曰。官人你却忘了當初和你乞食時。在苦竹林下被大雨淋了一夜。也只如此。

貧欲學富

二士並隣。一溫一寒。晝相呼坐門首共話。溫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炊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家時煮菜粥。其妻亦遣兒來告曰。炊已熟當云何。寒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拂去鬚上被

一貧士以薦爲被。其子不解事。常直告於人。貧士諱言貧。教其子曰

。人有問者。但說蓋被。一日風興出見客。薦草尙拈鬚上。其子從旁呼曰。父親何不拂去鬚上被。

洗衣

貧士止有一布衫。遇漿洗時無可替換。只得晝睡。客問其子曰。爾父何在。其子答曰。睡在床。客曰有何病。其子嗔曰。我爺洗布衫打睡時。也是有病麼。

矯揉不安貧

一貧親。赴富親之席。冬日無裘。而服葛恐人見笑。故意揮一扇對衆賓曰。某性畏熱。雖冬月亦好取涼。酒散。主人覺其僞。故作逢迎之意。單衾涼枕。延宿池亭之上。夜半不勝寒。乃負床芘體而走。失脚墮池中。主人環視之。驚問其故。貧親曰只緣僻性畏熱之甚。雖冬月

宿涼亭。還欲洗一水浴耳。

九百（俗稱癡人爲九百）

彭祖八百而死。其嫗哭之慟。姻隣慰而解之曰。人生年八十已爲難得。今翁壽八百。古今罕有。可無過哀也。嫗曰吾夫壽八百。似可無憾矣。然見世有九百而猶不死者。吾寧無恨耶。

五十猶癡

農民爲吏。學律於先輩。教以笞杖流徒之等曰。用小荆決打。自一十至五十謂之笞。用大荆決打。自六十至一百謂之杖。農民驚訝曰。我不信。豈有年至五十。而猶癡者耶。

謀臣議事

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鐘。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又慮道

有阻隘。難於轉動。乃集羣臣議之。其謀國上卿曰。何不鑿爲五百段。日用一人。計五百日運之。可以了事。

持燭鑽燧

艾子夜聞有小警。急呼從人鑽火以視。逾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先生可持燭來共索之。艾子笑曰。非我之門。安有此聰明門人耶。

明年同歲

二媪行道上。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八十二

一蠢子。年三十不能自立。衣食皆資於父。時父年五十矣。術士推父

壽當至八十。子壽當至六十二。蠡子哭而嘆曰。父何不壽入十二。若止於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好。

不識人

一女壻癡蠢無知。其妻每先事委曲教之。吾家世傳二古畫。乃是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堤畔戴松牛。爾見畫。當以此二句稱贊之。壻如其教。婦家以壻識畫。後欲買十八學士畫。急召壻一展玩。嘆曰好古畫。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堤畔戴松牛。觀者大笑。父翁怒曰。爾只識牛識馬。何曾識人。

自凍悟親

党太尉罷衙。見其子裸體縛跪雪中。問之知其得罪太夫人。因被縛焉。太尉自裸體。命左右縛於兒之旁。母夫人問何故如此。太尉笑曰。

你凍我兒。我凍你兒。

薑字如寶塔

党太尉欲寫薑字。問吏如何寫。吏人言。一草一田云云。太尉寫作三個壹字。詳玩之。罵吏曰。你如何誑我。這不是薑字。一定是箇寶塔兒。

道號非人

党太尉性愚駭。友人致書云。偶有他往。借駿足一行。太尉驚曰。我只有雙足。若借與他。我將何物行路。左右告曰。來書欲借馬。因致敬乃稱駿足。太尉大笑曰。如今世界不同。原來這樣畜生。也有一個道號。

對軍數

宋太祖召武臣問軍數。其識字者。預先寫軍數於笏上。臨時當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卽對。党太尉不識字。不知他人笏上有字。亦照樣舉笏加額。近前大聲曰。啓覆陛下。軍數都在這裏。

天上坐

一癡壻不識世事。每妻家宴會。常被諸壻壓坐下位。其妻懷慚。切切教坐高處。終不省喻。一日妻與同歸翁家。把酒讓坐之際。倚門裏斜目睨上。指示欲坐高處。癡壻見庭中有梯。豎簷邊。乃往升半梯而坐。其妻着急。更怒目指示之。壻不喻其意。乃大聲呼曰。終不成叫我上天上去坐。

王皮言不可信

富翁蓄羣僕。輪流管年幹辦。內一僕愚甚。翁於歲首。預令出街習聽

言語。庶幾知事。可以輪流管幹。及歲暮歸家。翁問。汝既演習伶俐。且說幾時是新年。僕應以正月初一。主人又問。汝聞之誰。應曰。昨聞對門王皮說。主搖首笑曰。未可輕信。未可輕信。若王皮說正月初一。直到月半亦未可知。

辨鈴鐸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囊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爲物甚大。且多夜行。藉鳴聲相聞。庶狹路相逢預得四避耳。營丘士曰。佛塔亦設鈴鐸。豈謂塔能夜行。而使之相避耶。艾子曰。凡鳥鵲多巢高處。或遺穢狼藉。故塔上懸鈴。以驚逐之。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鷄之尾。亦帶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恠哉。子之不通。

也。凡鷹隼足絆縉線時。或擊物林中。偶爲木枝所縮。振翼則鈴響。可尋聲而索也。豈謂防爲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無理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強辨自詘

田巴好強辨。禽滑釐從而學焉。一日途遇老媪。問曰。馬驥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禽滑釐笑曰。此易曉者。馬驥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使之長。媪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忙然而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咨之師。媪。幸留此以待。卽入見田巴。具以媪言質之。且曰。媪方坐門限以俟。幸卽領教以復。巴俛首沉思久。

之。無以解。乃呼滑釐行第曰。禽大禽爾今後無事時。少要出外惹禍。累我無言抵對也。

多口取禍

一人在世。佻佻奸詐。駕空騙害。專務持人陰事。恐嚇取財。號曰偷天。及死。陰司令一牛頭卒。押去用油熬煎。其人私謂牛頭曰。君爲獄主。而豹皮視若此之敝何也。鬼曰。冥中無此皮。吾名不顯於時。故陽間無焚貶者。其人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多此皮。若蒙見憫少減柴油。而得生還。隨當焚化十皮。以謝。鬼喜而莩之。欺掩同事諸鬼。滅去柴油。不令火熾。因得脫生。臨別時牛頭囑曰。勿忘豹皮也。其人乃回顧曰。皮不敢許。止有一詩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剋減官油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頭大怒。仍

又入油鑊。益薪烹之。其人嘆曰。口是取禍之門。自作自受。吾將誰怨哉。

被人搬壞

寺僧塑釋迦佛。與老子同坐。一道士見之。不甘老子居次。乃曰。吾老子生於周。至後漢方有佛法。因移老子居首位。寺僧又謂。吾佛神通廣大。當居老子上。復移轉左位。二家爭競不已。搬移十數次。土像殊損壞。老子與佛嘆曰。我兩人過得好好的。無端被這幾個小人搬壞了。

口善心惡

一軍士。平日食素誦經。當臨陣時。口常念佛。主將察知。怪其無勇。欲治之以法。因詰之曰。我對陣只要殺人取勝。如何口中念佛。軍

人答曰。我口中雖然念佛。裏面却是一片殺人心。

一時難過

田舍翁慶壽。欲效貴官稱千歲。權以蓑衣當袍。石臼當冕冠。子孫羅拜祝曰。千歲千歲。翁壓石臼不堪其苦。皺眉顙額。答曰。莫說千歲。一個時辰也難過。

養鳧搏兔

趙括不知兵。趙國任之爲將。以拒秦而當白起之師。遂罹長平之慘。艾子嘆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鷗。買一鳧去原上。免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再擲之。又投于地。其人憤而棄之。鳧蹣跚自陳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責我搏擊之能乎。且舉掌而示獵者曰。你看我這脚手。可能搏得他兔否。

敗子三變

識者以敗子三變。初變爲蛙虫。以其賣食書畫也。再變爲蝗虫。以爲其賣食田園也。三變爲大蟲。以其賣食人口也。

寶家三井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既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至於婚男嫁女。財禮奩具。種種營辦。事勢迫促。謂之投河奔井。

婢僕三珠

婢僕初來時。曰搗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凝然。雖撥亦不動。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尚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曰九

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右軍之後

會稽王姓者。族本寒微。性好誇詡。時出外郡。每託于人曰。吾王羲之裔孫也。客曰可敬可敬。足下若不明說。何以知爲右軍之後。其人又恐軍籍貽累。連聲忙應曰。軍是別戶。軍是別戶。

且只說嘴

京師選將軍。羣聚以觀。山東一人曰。此輩未爲魁偉。吾鄉一鉅人。立則頭頂棟而腳踏地。山西一人曰。吾鄉一鉅人。坐地而頭頂棟。繼而陝西一人曰。此皆未爲奇。吾鄉有一巨人。開口時上脣抵棟下脣搭地。傍有難者曰。然則身何居乎。陝人曰。且只說嘴罷。

低得沒處去

一污者子孫爲井夫。前後死去。閻王令蓋屋。污者似有德色。心口自語曰。吾嘗在三十三天上。爲玉皇上帝蓋殿。高得沒處去。今何屑爲此。閻王復令井夫於十八重地獄下穿井。井夫長歎曰。回思吾祖之所爲。我今日低得沒處去了。

廣笑府 卷十

嘲謔

弱臂強弓

唐宋國公不能射。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緩箭。弱臂挽強弓。欲上翻垂下。應西還向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

石學士

石曼卿善諧謔。時乘馬出街。御者失韉馬驚墮地。從吏遽扶腋升鞍。曼卿笑曰。幸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以名相諛

劉攽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值甚分文。

諛以姓名

石參政中立。素喜諧諛。郎中上官泌（音弼）勸其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泌何事。

園外狼

員外郎石中立。嘗偕同寮。觀南御園所畜獅子。守者曰。縣官日給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日給反不及獅子矣。中立笑曰。是不然。蓋吾輩皆園外狼。安敢比園內獅子乎。

毳飯

宋時進士郭震。任介友善相諛。郭嘗致書於任曰。來日請餐鼎（音杳

飯。任初不喻。至期卽席酒。則白醪。饌則蘆菹。飯則白餐。蓋取三白字爲勗也。大笑別去。任後致書於郭曰。胡午請餐毳飯。(吹去聲)及卽席。主呼曰酒來。僕應曰毛。毛讀爲冒。蓋鄉音。謂無爲冒。主又呼曰饌來。僕應曰毛。又呼飯來。僕又應曰毛。三者皆無。蓋取三毛。爲毳飯也。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于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以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敢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而遣子耶。對曰。齊人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謂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宴。左右縛人過。王問何爲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晏聞橘

生江北則爲積。枝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于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口中狗竇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凡。戲之曰。君口中何爲有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牽船操櫓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爲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和杼而操櫓。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糠粃在前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

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竊盜未獲

秦破趙於長平。玩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公事未了。吏未及對。時新垣衍在坐。應聲曰。惟城外一夥竊盜未獲爾。

牙牌排衙

三甲進士。一授行人。一授縣令。行人戲曰。爾爭如我有牙牌。令曰。爾安得知我排衙。且得張蓋饒他三寸腰間白。輸我雙簷頂上青。人曰。我却不敢人。令曰。有何人來跪你。

傳奇戲語

傳奇扮試官。一場出對云。綠荷池內一鷗遊。淨對曰。紅杏枝頭三碗
醬。二場云。門前綠水流將去。淨對曰。屋裏青山跳出來。第三場云
。舉子終期成大器。對曰。試官必定帶長枷。

禁坐公座

行人司閒僻。官吏罕到。市人每日取汲。廳前頑童。戲坐公座以爲常
。或人戲揭告示云。仰各吏典。以後朔望日。仍要赴司作揖。凡男婦
汲水者。毋得如前擅坐公座。

不寡

妓謂客曰。你便在此作耍。你娘子寡在家裏。客曰。他倒不寡。妓驚
問曰何以不寡。答曰。你試詳情。他若是寡在那裏。怎肯放我出來。

搥碎夜壺

有病其妻之喫醋。相訴於友。曰。凡買一婢。卽不能容。必至別賣而後已。一友曰。賤荆更甚。豈但婢不能容。并不許置一美僕。必至逐去而後已。旁又一友曰。兩位老兄勸你罷嘴。你老嫂還算賢惠。只看我房下。不但不容婢僕。且不許擅買夜壺。買了必至搥碎而後已。

掇桶

甲乙俱懼內。乙往訴甲曰。房下近來作事更狠。至晚馬桶亦要我掇。甲攘臂言。這個忒難。若是我。言未畢。甲妻背後大喝曰。若是你便怎麼。甲不覺下跪曰。若是我就掇了。

不出來

一人被妻打。無奈鑽在床下。妻呼曰。快快出來。答曰。男子漢大丈夫。說不出來。定不出來。

驚死

衆怕婆者。相聚欲議一不怕之法。以正夫綱。或恐之曰。列位尊嫂聞知。已相約卽刻一齊打至矣。衆駭然奔散。惟一人坐定。疑此人獨不怕者也。察之。則已驚死矣。

屬犬

一酒客。訝同席者。飲啖太猛。問其年。以屬犬對。客曰。幸是犬。若屬虎的。連我都喫下肚了。

武弁夜巡

一武弁夜巡。有犯夜者。自稱書生。會課歸遲。武弁曰。既是書生。且考你一考。生請題。武弁思之不得。喝曰。造化了你。今夜幸而沒有題目。

好靜

一人極好靜。而所居介於銅鐵匠之間。朝夕聒耳。苦之。常曰此兩家若有遷居之日。我願作東道款謝。一日二匠忽並至曰。我等且遷矣。足下素許作東。特來叩領。問其期日。曰只在明日。其人大喜。遂盛款之酒。後問曰。汝二家遷於何處。二匠曰。我遷在他屋裏。他遷在我屋裏。

鬼兵

魔王率鬼兵造反。觀音持淨瓶誦咒。諸鬼悉攝入瓶中。以符封口。魔王懼請降。乃釋之。魔王問諸鬼曰。汝等在瓶中飢否。答曰餓是小事。只是幾乎擠殺。

中人

玉帝修凌霄殿。偶乏用。欲將廣寒宮典與人。皇因思中人亦得一皇帝方好。乃請灶君下界議價。既見朝朝中訝之曰。天帝所遣中人。何黑如此。灶君笑曰。天下那有中人是白的。

木匠

一匠人裝門門誤裝門外。主人罵爲瞎賊。匠答曰。你便瞎賊。主人曰。我如何瞎。曰你有眼。叫我這一個匠人。

待詔

有一待詔初學剃頭。每刀傷一處。則以一手掩之。已而傷多不勝其掩。乃曰。原來剃頭怎難。須得千手觀音纔好。

皮匠

一皮匠。生平只用皮底一雙。凡替人掌鞋。出門必落。輒尾其後。拾

取以爲本錢。一日尾之不獲。泣曰。本錢斷送矣。及歸。見底已落戶內。

瞽笑

一瞽者。與衆人坐。衆有所見而笑。瞽者亦笑。衆問之曰。何所見而笑。瞽者曰。你們所笑定然不差。

口腳爭

脚謂口曰。無上唯你最討便宜。我千辛萬苦奔走。來時都被喫去了。口答曰。不要爭。我莫喫。你也莫奔走如何。

鞋襪訟

一人鞋襪俱破。鞋歸咎於襪。襪亦歸咎於鞋。相與訟之於神。神亦不能決。乃拘脚跟證之。脚跟曰。小的一向逐出在外。何由得知。

漆盒

一近視。出門見街頭牛屎一大堆。認爲路人遺下盒子。隨用雙手去捧。見其爛濕。乃嘆曰。好個盒子。只可惜漆水未乾。

認匾

兄弟三人。皆近視。同拜一客。登其堂。上懸遺清堂匾。伯曰。主人病怯耶。不然何爲寫遺精堂也。仲曰不然。主人好道。故寫道情堂耳。二人爭論不已。以季弟少年目力使辨之。季弟張目曰。汝二人皆妄。上面那得有匾。

拾火爆

有近視者。拾火爆一枚。就燈認之。觸火而響。傍有聾子附其背問曰。汝方纔拾甚麼東西。在手就散了。

僭稱

一家父子僮僕。專說大話。每每以朝廷名色自呼。一日友人來望。其父外出。遇其長子曰。父王駕出了。問及令堂。次子又曰。娘娘在後花園飲宴。友見說話僭分。含怒而去。途遇其父。乃以其子之言告之。父曰。是誰說的。僕在後曰。這是太子與庶子說的。其友愈惱。扭僕便打。其父忙勸曰。卿家不惱。看在寡人面上。

米

一少年。私鄰家之婦。聞叩門聲。知夫歸。迫甚。婦議以布囊盛之。懸於牀側。夫問及。則給以米。議定啓門納夫。夫見囊覺其有異。問是何物。妻惶懼不卽對。夫厲聲再問。少年不覺於囊中應曰米。

蘇州貨

客有欲買蘇州貨者。或教之曰。蘇州人撒半價。視其討價半酬之可也。客信之。至綢緞店。凡討二兩者只還一兩。討一兩五錢者。只還七錢五分。店主恨甚。謂客曰。若如此說。不消買得。小店竟送兩匹與足下罷了。客拱手曰。不敢不敢。學生只領一半。

賣弄

一親家新置一牀。窮工極麗。自思好牀。不使親家一見。枉自埋沒。乃假裝有病。偃臥牀中。好使親家來望。那邊親家來望。那邊親家做得新褲一條。亦欲賣弄。聞病欣然往探。既至以一足架起。故將衣服撩開。使褲現出在外。方問曰。親翁所染何症。而清減至此。病者曰。小弟的賤恙。却像與親翁的尊病一般。

大字

父寫一字教幼兒。明日兒在旁。父適抹桌。卽以濕布畫桌上問兒。兒不識。父曰。此吾昨所教汝一字也。兒張目曰。隔得一夜。如何大了許多。

守店

有呆子者。父出門。令其守店。忽有買貨者至。問尊翁有麼。曰無。尊堂有麼。亦曰無。父歸知之。謂子曰。尊翁我也尊。堂汝母也。何得言無。子懊怒曰。誰知你夫婦兩人。都是要賣的。

新絹裙

一人穿新絹裙出行。恐人不見。乃聳肩而行。良久問童子曰。有人看否。曰此無人。乃弛其肩曰。旣無人我且少歇。

善屁

有善屁者。往鐵匠鋪打鐵搭。方講價。連撒數屁。匠曰撒屁怎直多。若能連撒百個。我當白送一把鐵搭。其人便撒百屁。匠乃打成送之。臨出門。又撒數個。乃謂匠曰。這幾個小屁。乞找幾隻鉈頭釘。

廣笑府

卷十一

諷諫

賤人貴馬

楚莊王愛一駿馬。衣以文繡。庇以華屋。席以露床。嚼以棗脯。馬肥死。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諫止不從。優孟聞知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堂堂楚國。何求不得。王所愛馬。葬如大夫薄也。請以人君禮葬之。雕王爲棺。文梓爲槨。老弱負土隣國陪泣。諸侯聞知。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王付之庖廚。烹以大鼎。齋以薑棗。薦以椒蘭。納諸

人之腹腸。葬以六畜常禮。無使貽笑天下後世也。

諫獵

谷那律爲諫議大夫。永徽中。嘗從高宗出獵。途中遇雨止。問雨衣若何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不漏。蓋寓意諫獵。欲人君深居高拱也。上悟嘉賞焉。賜帛二百疋。

持狹望賒

齊被兵。使淳于髡齋金百斤。車十駟。趾趙請兵。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問其故。對曰。臣從東方來。見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婁滿篝。污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秦始皇殿宴值雨。執盾陞衛者。以苦寒。求告優旃。祈得諷諫。少減寒苦。旃許之。預約盾郎曰。我呼汝齊諾可也。少頃殿中上壽。旃臨檻大呼曰。陛盾郎齊。應曰諾。旃曰。汝雖長。何益常立雨中。我雖短。幸庇休于此。始皇感其言。命陞盾者輪半相代。

麋鹿御冠

始皇嘗欲大拓苑囿。東極函關。而抵陳倉。優旃曰。善宜多縱禽獸於中。寇從東來。則令麋鹿向東觸之。西來則令向西觸之。上因寢其事。

漆城之蔭

秦二世。議欲漆京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

雖於百姓愁費。然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固是良策。但漆物必用蔭城漆可辦。顧難爲蔭室耳。二世笑而止。

諷止遷流

唐時有乳母家犯罪。法議應遷徙邊陲。時當入朝面辭。乃哀泣求救於郭舍人。郭教以辭後宜疾出。仍數回顧。乳母如其言。郭侍上側。疾罵之曰。咄老子何不疾行。已壯矣。尙須汝乳哺耶。却乃勤勤顧戀如此。上聞言悲之。因上詔無遷乳母。

青涼傘

劉子久仕翰苑。望遷秩未遂。因稱疾不出。士夫有來問疾者。對曰虛熱上攻。時石文定在座。戲言曰。古消一服清涼散卽愈矣。蓋官任兩府者。方得用涼繖也。

文忌俗語

楊文公常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云云。時門人鄭戩遽請問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

永逸何人

齊王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侵凌。今欲調丁壯築長城。起東海。抵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左右。百姓雖暫勞。而異日無侵凌伐征之患。豈不永逸乎。聞吾令下。孰不忻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卽今年凍死矣。此正如百姓今日勞費築城。不知永享安逸者。當在何人也。

(懋按)稱黃河三千年一清。天下太平。昔人題詩曰。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大平。亦此意也。

年老少卿

後魏孫紹。爲太府少卿。高帝問曰。卿年老矣。答曰。臣雖老。臣卿尙少。遂遷正卿。

危語

詩家各出危語以相規。一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一曰。百歲老翁攀枯枝。一曰。井上轆轤臥嬰兒。一曰。盲人瞎馬夜半臨深池。

愁理前愆

龍王怒雨澤愆期。凡水族有尾者。悉加究治。蝦蟆亦聚族而愁。鼃鼃龜鼈類怪而問曰。汝無尾者。何爲而懼。答曰。但恐理會科斗時事。

則不能免矣。

優人諷諫

憲廟時。汪直怙勢。中外側目。優人扮醉漢臥街。酗罵傍人。警斥曰。某閣老至。某公侯至。醉漢皆醜罵如故。曰。汪太監至。遂閉門跪伏道左曰。當今之世。吾但知有汪公耳。他復懼耶。

六千兵散

一勳臣總督團營。擅役官兵治私第。優人扮二儒生。其一高聲詠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其一曰。八千兵散。爭辯良久。徐曰。汝不知耶。那二千。俱在官家蓋房。何曾在營。

詠物箴警

冲虛先生。篤道君子也。平生勸善懲惡。始終一致。親黨有惡少。專

一橫逆責人。嗜利樂禍。先生贈之湯瓶。警以詩曰。只見不平聲唧唧。何曾心地得清涼。復遺鏡與尺。警以詩曰。自家面。垢何曾見。只辯他人醜與研。量長畫短分明甚。終世何曾把自量。又嘗餽魚於嗜利者。結句云。香餌一吞無計脫。飽時反不似饑時。資質可變者。間或化之。

欠二梁

一中產之家。不自忖度。罄產架高堂。成而養膳乏矣。里中長者過其廬嘆曰。堂甚好。只是欠二條梁矣。主人問曰。屋已完美。尙欠何梁。長者曰。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空肚喫槌

一士人修業僧寺。無辜受禍。乃題小木魚以寄意。詩曰。無辜受害實

相虧。和尚團圞喫飯時。廊下木魚干甚事。朝朝空肚芒喫槌。

求人不若求己

或問佛印曰。觀音傍有侍者。何爲自提淨瓶。佛印戲答曰。求人不若求己。

廣笑府

卷十二

形體

詠黑人

隔壁張爲老。其爲不可言。汗流如墨汁。氣吐似油烟。煮藕爲雙臂。蒸茄作兩拳。有時眠漆櫪。秋水共長天。

又曰

笑似烏梅裂。啼如豈汁流。眉間貼粟子。以上是撲頭。

詠老翁

鬢毛如雪眼生花。移步繁難似踏車。將要聽言先側耳。未曾放筯便摟

牙。記時幾久都忘却。見客多遭又認差。只有一般堪貴處。存心論事勝哇哇。(憨按)哇音蛙小兒啼聲

近視

因觀畫壁磨穿鼻。爲鎖書廚搥破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着嘴唇皮。

大眼

主人自食大魚。却烹小魚供賓。誤遺大魚眼珠於盤。爲客所覺。因戲言。欲求魚種。歸蓄之池。主謙曰。此小魚耳。有何足取。客曰。魚雖小。難得這雙大眼睛。

須尋生計

人有好譽者。術士知其癖。造門相面。極言稱許。且曰。足下只消這

雙大眼睛。一生受用不盡。主人喜甚。留款數日。而厚贈之。術士臨別。執手相告曰。復有一語。君當記之。主人問何語。術士曰。足下也須尋些活計。不可全靠這雙眼睛。

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固是一鳳。

胡子

三人共飲出令。要相字起人字止。其一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其二曰。相逢不飲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其三曰。襄陽有箇李胡子。令主詰之曰。我令歇尾都要說人字。你如何說李胡子。答曰。李胡子如何不是人。

酒瓶加帽

魏元孚。爲太保尙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引孚入視。以發笑。孚見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宜早還宅。因持酒歸。周文帝撫掌大笑。

子瑜之驢

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時子瑜之子諸葛恪。亦侍宴中。請筆於題下添寫之驢二字。吳王羨其明敏。卽以驢賜恪。

嘲縮頭

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始下車。桓曰。天甚清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

來。何也。又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陀偶

媒者巧言瞞。誑使陀男聚陀女。合卺之夕。彼此嗟怨不已。相背而臥。至夜半。夫自思只當安命。作口號以自解曰。你也休煩惱。我也莫埋冤。兩下翻身轉。做箇火爐圈。

詠大脚

世間大足實堪嗟。行路崎嶇左右斜。近井只疑乘水桶。採園渾似帶冬瓜。過溪湧起三層浪。上岸樁沉二尺沙。昨日偶從門外過。步聲震動十來家。

詠跛

郎君生得甚蹺蹊。一足高兮一足低。衣服一邊長掃地。草鞋半撮不沾

泥。行時恰似風吹柳。立處渾如馬揭蹄。幾度樓中歡宴罷。搖頭擺尾下雲梯。

黃胖辭

小子風頭打睡。碗底撈茶。好喫毛桃冷水。最貪肉汁油粗（莊加切）從不信肥猪多成積。那會怕冷豆腐片片水牙。見園便思瓜果。近水便想魚蝦。時常聽得肚叫。濕骨軚軚一似水車。看着鼻如灰粽。面似黃瓜。兩眼黃金閃閃。兩耳黃蜀葵花。頭髮黃梳一色。牙齒黃臘無差。但見脚酸手軟。就地而爬。爬到寺院氣喘呀呀（虛加切）捨送長老染袈裟。長老合掌。衆笑喧嘩。佛前懺悔。撞鐘三下。黃黃黃。

瘧疾

金陵陳全。患瘧疾。製叨叨令云。冷來時。冷的在冰凌上臥。熱來時

。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節。顫得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歌。只被你害殺。人也麼歌。真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廣笑府

卷十三

雜記

許由辭位

堯治天下久而倦勤。召許由禪位。由入。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賜之食。則飯土飴。啜吐器。食粗糲。羹藜藿。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因汝玄德有聞。今將舉以授之汝。其享吾之奉也。由笑而辭曰。似此富貴。由未甚愛也。

蠶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蠶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世味。故得蠶之妙處。

判牛

二農家。畜牛相觸。致死一牛。因訟于官。爲之判曰。兩牛相觸。一死一生。死者同食。生者同耕。又有畜鵝者。食鄰居晒穀。因被撲殺。鵝主訟于官。爲之判曰。鵝嘴如梭。喫穀不多。鵝主償穀。穀主償鵝。

一躍龍門

士人過渡失足溺水。隨拯起。云詩曰。剛踏船頭忽擺開。天公爲我洗塵埃。時人只道歸東海。一躍龍門便轉來。

下第言志

詩曰。諸公相繼下雪臺。愧我仍爲一秀才。丹桂不須零碎折。明科和月掇將來。

前粗後細詩

世傳解學士。題長亭四柳圖。送薛尚書致政云。東邊一株楊柳樹。西邊一株楊柳樹。南邊一株楊柳樹。北邊一株楊柳樹。縱有柳絲千萬條。也縮不得征鞍住。南山叫鷓鴣。北山叫杜宇。一個叫行不得哥哥。一個叫不如歸去。又嘗題畫松云。磨盡一錠兩錠墨。寫出一株大枯樹。夜深老鶴忽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

假牙牌

舉子有再辭一榜。卒業國學者作詩曰。衣舊辭還真角帶。從新懸起假牙牌。

仙女下嫁

董永行孝。上帝命一仙女嫁之。衆仙送行。皆囑咐曰。此去下方。若有行孝者。千萬寄個信來。

塚子助陣

一武官。出征將敗。忽有神兵助陣。反大勝。官叩頭請神姓名。神曰。我是塚子。官曰。小將何德。敢勞塚子尊神見救。答曰。感汝平昔在教場。從不曾一箭傷我。

廣笑府

附錄

隱語

姓名爲謎

宋儒爲謎曰。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持玉簡。秀才心厭着龐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曰。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澠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又曰。佳人佯索扶。露出胸前玉雪膚。走入綉幃尋不見。任他風颺捲江湖。謂賈島。李白。羅隱。潘闐也。

諺語謎

撥開竹葉見梅花。(分青露白)日照簷前水不化。(滴水難消)梳粧
娘子喫鹽梅。(游手好閑)腰帶牙牌手劈柴。(經官動府)梅子青青
麥禾黃。(人生面不熟)貪看月色吹燈滅。(外明不知暗)

有好美酒

月在半天。女子並肩。火燒羊脚。鷄立水邊。

何等小人

一人一口又一丁。竹林有寺却無僧。清霄不見雲頭月。自古春無三日
晴。

古人名

我娘姊妹五十雙。(徐夷) 我爹兄弟一般長。(叔齊)

新筍出林如舊竹。(比平)
綠楊堤畔紫蘭香。(柳下惠)

藥名

農夫月落出耕田。(黑牽牛)
行到溪頭沒渡船。(當歸)
就在溪頭眠一覺。(宿沙)
簑衣箬笠護頭邊。(防風)

果名

水澆鴨背。(淋禽)
隔靴搗癢。(皮爬)

字謎應古人

足兆爲跳。竹大爲笑。老萊子戲班衣。又跳又笑。
曰十爲早。子女爲好。甘羅十二爲丞相。又早又好。

諺語破題

張豆腐。李豆腐。每日街頭賣豆腐。一夜思量千條路。明日依舊賣豆

腐。

破云 姓異而業同。心勞而分定。

張懶使。李懶使。去東門。借按板。李懶對張懶。不如就你背上杆。

(干上聲)

日字謎

畫時圓。寫時方。冬天短。夏天長。

晶字謎

一字九橫六直。多少才人不識。就是水宮仙子。也要猜他三日。

賀字資字謎

目字加二點。莫作貝字猜。 貝字欠二點。莫作目字猜。

十字謎

指天指地。指東指西。

亞字謎

內中十字空明。四面八方頭角。縱然有口如啞。豈敢用心爲惡。

夕字謎

夜裏做一個。夢裏做一個。多多做兩個。便向死邊過。

黃字謎

崖上一叢草。崖下一丘田。十人在田內。八人在門外。

竇字謎

頭是窮人頭。脚是貧人脚。不在穴中藏。幾乎被買却。

因字孝子謎

四方添一人。莫作囚字猜。

十字一撇子。莫作千字猜。

朱字板字謎

木字加一撇。莫作禾字猜。

木字又一撇。莫作禾字猜。

極字謎

木了又一口。莫作木字猜。非和亦非束。非困亦非呆。

佛字謎

我有一張弓。架着兩枝箭。欲射旁邊人。且看菩薩面。

義字謎

我本欲騎羊。却被羊騎我。畜牲大欺人。來我頭上坐。

詠田字

昔日因田成富足。今日因田累出頭。田居心上思何極。田在胸中慮不休。田土相連克里長。田出頭來不自由。田脚伸時當甲首。田廣差多

疊疊愁。

門字謎

看花間。紅日西墜。閉香閨。不見多才。倚闌于。東君去也。悶無心。
。懶傍粧台。

閉戶才郎去。間關日已沉。閃些人不見。悶悶有何心。

牆

兩土兩人兩箇口。不問貧富家家有。

象形

一字似尺。口字似斗。而字似鉅。易字似箒。

歷日

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寒。中間熱。

風箱謎

一竅粗通。難測其中。常有毛病。引動生風。

經書註解

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專一說大的。

鏡謎

團團皎月。湛湛青天。兩人對笑。一人不言。
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燈花

造化管不得。要開時便開。雪霜風雨夜。春色滿樓台。

燈籠

光明正直。密不通風。心同日月。暗地有功。

聯諧

一長一短。一肥一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孤竹君兮特立。段于木兮聯芳。滕文之上。孔子之旁。

瞻之在後。忽焉在後。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潮水

本家住在東海頭。一日西江兩度遊。來時不待主人請。去時不被主人留。

船篷

一家都姓竹。能直又能曲。終世走江湖。與人做房屋。

琰杯

兄弟兩箇一般大。不行不動不說話。閒時坐在卓。

蛇

眠也眠。行也眠。（蛇）四脚着地。四脚懸起。一箇憂愁。一箇歡喜。
（貓捕鼠）

屋

立定擎天柱。平鋪一片雲。風霜都不怕。蓋庇世間人。

磨

路迢迢而非遠。石疊疊而無山。雷蓬蓬而不語。雪飄飄而不寒。

明朝的笑話完了。請看現代的笑話。

徐卓呆笑話三千 三厚冊 實價四角

上海中央書店出售（校者介紹）

廣笑府
附錄

一七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七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卅日初版

廣笑府 全一册

分售：定價大洋三元

著作者 墨 慈 齋 主人

校訂者 虞 山 沈 亞 公

印行者 襟 霞 閣 主人

發行者 中 央 書 局

分售處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氏書

姚園

山贈

金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334B

